

吉爾吉特(Gilgit)梵文佛典 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

本期專刊

蔡耀明 撰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助理教授

目次

【壹】考古發現與後續保存

【貳】吉爾吉特出土文物的主要研究側面

【參】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的特色

【肆】代結語：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帶給佛教研究的衝擊

【附錄一】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新德里館藏書目筆記

【附錄二】馬頭觀世音菩薩明咒吉爾吉特傳本逐行轉寫

【提要】

原本在喀什米爾（Kashmir）地區而如今歸屬巴基斯坦（Pakistan）的吉爾吉特（Gilgit）在 1930 年代出土的梵文佛典寫本及相關文物，雖是當代佛教研究界的一大盛事，並且提供佛教研究既豐富且寶貴的材料，但在使用漢文的地區，似乎尚未引起足夠程度的注意，也不容易找到稍為完整的介紹。本文的寫作，即是希望在這件事情略盡棉薄之力，藉以延伸佛教研究在材料運用上的格局，進而有助於拓展佛教研究的視野。

由於本文預期的讀者主要來自漢文地區，在寫作方式上，即以此為定位。具體言之，首先廣泛蒐集與閱讀有關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第一手的考古報導，大量參考學者的介紹與研究論著，再扣緊佛教研究的一些主要的研究側面整理而成。由本文的引用書目可知，相關的第一手與第二手資料大量散在四處；若非逐步予以蒐集，再像做拼圖一樣一片一片接合在一起，很難一下子得其全貌。

本文預期達成的目標，主要包括如下四端：（1）盡可能對於吉爾吉特的考古發現與後續保存建立完整的報告，其完整的程度，應該至少不下於目前已知的任何相關的外文作品。（2）對於吉爾吉特的佛典，根據寫本的所在或其館藏番號，以書目筆記的形式，逐一提示其校訂本、翻譯、相關的漢譯

本、以及當代的研究書目，足可方便讀者一覽無遺、以及日後進一層的探討。由於書目牽涉確實太廣，大都屬於點到為止的提示，而無法逐一詳細論述其內容。（3）綜合論述學者在吉爾吉特出土文物的主要研究側面。（4）綜合整理吉爾吉特佛典寫本的特色，藉以看出佛教在吉爾吉特顯現的特徵。

* 本文曾受國家科學委員會支持，為八十八學年度專題研究計畫(NSC 89-2411 H-211 -002 -)的成果之一，特此附筆聲明與致謝。本文初稿曾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在華梵大學哲學系主辦的「第四次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口頭發表，現經補充與訂正而成定稿。

【壹】考古發現與後續保存

吉爾吉特西邊二至三英里遠的小村莊 Naupūr 一千多年來所遺留為數相當可觀的梵文佛典，在 1931 年的 5 月終於被當地的一群小孩子在玩耍時無意中碰上，隨即展開近代梵文佛典考古發現史上幾乎是最重要的一章的序頁。這一群小孩子在一個為石塊所覆蓋的小土丘上不經意地清除一根凸出的木桿時，覺察底下的情況頗不尋常。旋即經由村民的挖掘，在這原本有四個佛塔（stūpa）卻荒廢已久的小土丘下，顯露出其中最大的一個像圖書室的圓頂廳房，裡面貯藏的早在公元第五世紀末到第八世紀中寫成的佛典寫本和其它文物因而重見天日。

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或者更恰當地說，Naupūr 寫本，其發現首先由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在 1931 年 7 月 24 日出刊的 *Statesman* 公諸於世。斯坦因在 1931 年 6 月偶然路過吉爾吉特而得以親自查看 Naupūr 的遺址以及已被開挖出來的遺物。在他很簡短的報告中提到，「隨著挖掘的過程，緊密盛裝在木製盒子內的大批古代寫本即呈現在吾人眼前。」「由其中若干寫本的古文字體的跡象來看，應可推斷是公元第六世紀寫成的。」⁽¹⁾他還將自己獲取的 11 面刻寫在樺樹皮（birch

(1) 另外，又見於：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Hindukush,"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October 1931): 863-865.

bark) 的葉片送給倫敦的大英博物館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斯坦因離去不久，法國的 Citroën 探險隊也來到吉爾吉特，隨即獲取出土的文物，但是詳細數目不詳。Joseph Hackin 將該探險隊獲取的若干葉片連同自己的一份簡略的報告送給當時在法國巴黎的 Sylvain Lévi. 其實，Lévi 稍早即已見過斯坦因送到大英博物館的樺樹皮葉片，在檢視 Hackin 寄來之物後，就寫了一篇有關吉爾吉特佛典寫本的文章發表在 *Journal Asiatique*, 並且將 Hackin 的報告附於該刊第 14-15 頁。⁽²⁾

在 *Journal Asiatique* 的文章內，Lévi 把剛剛出土的六種梵文佛典葉片轉寫成羅馬拼音，因此成為第一位對吉爾吉特佛典寫本進行解讀且予以發表的學者。在這六種佛典當中，前四種得自 Hackin, 後二種則出自斯坦因的 11 面葉片。開頭的二種佛典分別是 *Samgharakṣita-avadāna* (Lévi, pp. 18-19) 和 *Svāgata-avadāna* (Lévi, pp. 19-20)，皆屬於《天妙譬喻／天妙功業》 (*Divyāvadāna*)。這二種寫本的相關漢譯本，可分別參照《佛說因緣僧護經》(一卷)，失譯 (T. 749, vol. 17, pp. 565c-572b)，以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飲酒學處第七十九》

(2)Sylvain Lévi, "Note sur des manuscrits sanscrits provenant de Bamiyan (Afghanistan), et de Gilgit (Cachemire)," *Journal Asiatique*, Tome CCXX (1932): 1-45.

的「善來苾芻因緣」(五十卷／第四十二卷)，唐·義淨譯(T. 1442, vol. 23, pp. 857a-860a)。⁽³⁾第三種相當於《翻譯名義大集》(*Mahāvyutpatti*)有關戒律的「眾學法／應當學」(*sikṣākaraṇiya*)(8603 (79) - 8619 (95))的部分(Lévi, p. 20)。

Lévi 刊登的第四種佛典是《妙法蓮花經》(*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應該有7張葉片，但是他只解讀其中的1張(Lévi, pp. 21-22)，相當於Kern-Nanjo本的chapter 7, verses 75c-84d, pp. 192-194. 這7張葉片一度放在巴黎的居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 Paris)，但是目前下落不明，⁽⁴⁾幸好還有複製本存世。Willy Baruch(*Beiträge zum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Leiden: E. J. Brill, 1938)登出其中3張葉片的照片(plates Iab, IIab, IIIab)，並且轉寫成羅馬拼音，再對照尼泊爾(Nepal)的本子加上校註(pp. 16-27)。

(3)相關研究，參閱：Kenneth K. S. Ch'en, "A Study of the Svāgata Story in the *Divyāvadāna* in its Sanskrit, Pāli, Tibetan, and Chinese versio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9/3-4 (1947): 207-314; Volkbert Näther, *Das Gilgit-Fragment Or. 11878A im Britischen Museum zu London: Herausgegeben, mit dem Tibetischen verglichen und übersetzt*, Inaugural Dissertation,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Lahn, 1975; Jean Przyluski, "Fables in the *Vinaya-Piṭaka* of the Sarvāstivāda School," *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5/1 (March 1929): 1-5; 龍山章真，〈シルワン・レヰ教授＜バーミヤン及びギルギットより將來の梵文寫本に關する覺書〉の概要〉，《マユーラ》No. 1 (1933年3月)，頁36-43。

(4)參閱：Akira Yuyama, *A Bibliography of the Sanskrit Texts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4, 102-103.

本田義英、出口常順所編的《西域出土梵本法華經》（京都：本田博士還曆記念梵本法華經刊行會，1949年），除了包含這3張葉片（nos. 225-230），還加上其餘的3張葉片的照片（nos. 231-236）；至於相關的訊息，可參閱出口常順在該書的「解說」：〈柏林アカデミ一所藏西域出土並に迦濕彌羅ギルギット出土梵本法華經に就いて〉。另外，小島文保發表對其中的5張葉片（《西域出土梵本法華經》nos. 225-234）的解讀成果。⁽⁵⁾最後，Shoko Watanabe (渡邊照宏) 在1975年出版這7張葉片的照片和羅馬拼音，並且稱之為 Gilgit Manuscripts Group C.⁽⁶⁾

Lévi 刊登的第五種佛典有9面，也就是常常被認為乃根本說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a）所傳的律典《毗奈耶事》（Vinaya-vastu），包括第一「出家事」（Pravrajyā-vastu 葉片49b-53a）的末尾，和第二「布薩事」（Poṣadha-vastu 葉片53b）

(5) 小島文保，〈A Note on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Sūtra,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unearthed in Gilgit in Kasmir, India〉，《龍谷大學論集》第347號（1954年），頁27-38。

(6) Shoko Watanabe (ed.),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Manuscripts Found in Gilgit, part II (romanized text)*, Tokyo: The Reiyukai, 1975, pp. 1-7, 297-307.

有關這些葉片所對應的《妙法蓮花經》的篇章頁數，參閱：Akira Yuyama, *A Bibliography of the Sanskrit Texts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 p. 35; Shoko Watanabe, *Ibid.*, pp. xvii-xviii.

Watanabe 所謂的《妙法蓮花經》的 Group A 和 Group B, 指的是收藏在新德里的印度國家檔案處（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New Delhi）的二個傳本，分別有 123 (serial no. 45) 和 52 (serial nos. 44, 47) 張葉片。

的開頭，其羅馬拼音分別出現在 Lévi 之文的 pp. 26-35 和 pp. 35-36，而葉片 49b-52b 的法文翻譯則出現在 pp. 36-44。⁽⁷⁾Lévi 刊登的第六種佛典是《妙法蓮花經》，只有 2 面，其羅馬拼音出現在 p. 45。

值此之際，英屬印度的喀什米爾當局要求將吉爾吉特出土的文物送到喀什米爾的 Srinagar，並且在 Srinagar 一直保存到 1947 年。但是，就在喀什米爾當局出面掌管之前，由於出土的情勢混亂，已有為數可能極其可觀的文物流失在外。

此外，在 1936 年，位於 Ujjain 的 Scindia Oriental Museum 據說從喀什米爾購得 34 張刻寫在樺樹皮的葉片，咸認是吉爾吉特 1931 年出土之物，並且由 Sudha Sengupta 在 1975 年刊出羅馬拼音。⁽⁸⁾這些葉片上雖然都看不到相關的經名，但是經由學者的努力，目前已可確定分成三類，包括 19 片《阿毗達磨法蘊足論》(*Abhidharma-dharma-skandha-pāda-sāstra*) (Sengupta, pp. 139-183)，6 片〈世間施設〉(*Loka-prajñapti*)

(7) 相關說明，參閱：平川彰，《律藏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70 年)，頁 95-99, 621-629。

(8) 寫本番號 4737 *Bauddhāgama*, the Library of the Scindia Oriental Museum at Ujjain. Sudha Sengupta, "Fragments from Buddhist Texts," *Buddhist Studies in India*, edited by R. C. Pandeya, Delhi: Motilal Banarsi Dass, 1975, pp. 137-208.

（Sengupta, pp. 195-208），⁽⁹⁾以及 9 片《增一阿含經》（*Ekottarāgama*）（Sengupta, pp. 183-195）。⁽¹⁰⁾這些葉片幾乎毫

(9)〈世間施設〉為大迦多衍那（Mahākātyāyana）所造（西藏的傳統則說是聖目乾連（Ārya Maudgalyāna）所造）的《施設足論》（*Prajñapti-pāda-sāstra*）三部分中的一部分；另二部分為〈因施設〉（Kāraṇa-prajñapti）和〈業施設〉（Karma-prajñapti）。法護（Dharmarakṣa）等在公元十一世紀漢譯的《施設論》七卷本（T. 1538）只有〈因施設〉，西藏譯則三部分皆現存。至於和〈世間施設〉相當的漢文本，則見於真諦（Paramārtha）在公元 558 年翻譯的《佛說立世阿毗曇論》十卷本（T. 1644）。

參閱：Siglinde Dietz, "Untersuchungen zur Schulzugehörigkeit der in Ujjain liegenden Gilgit-Fragmente," *Zur Schulzugehörigkeit von Werken der Hīnayāna-Literatur*, Erster Teil (Symposien zur buddhismusforschung III, 1), hrsg. Heinz Bechert [AAWG 149],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5, especially pp. 169-171; Siglinde Dietz, "Remarks on a Fragmentary List of Kings of Magadha in a Lokaprajñapti Fragment,"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 und Ostasiens und Archiv für Indische Philosophie* 33 (1989): 121-128; Siglinde Dietz, "A Brief Survey of the Sanskrit Fragments of the Lokaprajñapti-sāstra," *Annual Memoirs of the Otani University Shin Buddhist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nstitute* 7 (1989): 79-86; Siglinde Dietz, "Remarks on the Kāraṇaprajñaptisāstra," *Buddhist Studies Present and Futur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July 1991*, Paris, 1992, pp. 87-94; 塚本啟祥等編，《梵語佛典の研究（Ⅲ）：論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90 年），頁 63-64。

(10) 參閱：Siglinde Dietz, "Untersuchungen zur Schulzugehörigkeit der in Ujjain liegenden Gilgit-Fragmente," *Ibid.*, pp. 172-179; Advaitavadini Kaul, *Buddhist Savants of Kashmir: Their Contributions Abroad*, Srinagar: Utpal Publications, 1987, p. 81; Ernst Waldschmidt, "Central Asian Sūtra Fragm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Āgamas," *The Language of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dition*, edited by Heinz Bech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0, pp. 136-174; Yusen ōkubo (大窪祐宣), "The Ekottara-āgama Fragments of the Gilgit Manuscripts: Romanized Text," *Buddhist Seminar* 35 (May 1982): 1-30; 大窪祐宣，〈梵文增一阿含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31 卷第 2 號（1983 年），頁 115-118; 大窪祐宣，〈梵文增一阿含考（その 2）〉，《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32 卷第 2 號（1984 年），頁 148-149。

無次序，不知出土的時候就是這樣，還是被販賣者從眾多典籍當中隨意抽取出來。例如，《阿毗達磨法蘊足論》的 19 片當中，即包含相當於玄奘法師譯本（T. 1537）的〈緣起品第二十一〉的大部分、〈學處品第一〉的前半、以及〈無量品第十二〉的中間部分。⁽¹¹⁾ Sengupta 根據印度古文書學（paleography）的知識，將這些葉片的寫成年代斷定為公元 400 到 600 年之間。⁽¹²⁾

1938 年 8 月，Madhusudan Kaul Shastri 以正式但並不是很嚴謹的方式在遺址現場動工開挖，總共發掘大約六種佛典以及一些零星文物。根據 Kaul Shastri，這六種佛典當中，五種

(11) Jikido Takasaki, "Remarks on the Sanskrit Fragments of the *Abhidharma-dharmaskandha-pādaśāstra*,"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13/1 (1965): 33-41. 另外，參閱：Siglinde Dietz (ed.), *Fragmente des Dharmaskandha - Ein Abhidharma-Text in Sanskrit aus Gilgit*,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hist. Klasse, 3. Folge, 142,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4; Siglinde Dietz, "Untersuchungen zur Schulzugehörigkeit der in Ujjain liegenden Gilgit-Fragmente," *Ibid.*, pp. 163-169; Fred Greiner and Karl H. Potter, "Dharmaskandha." *Abhidharma Buddhism to 150 A.D.*, edited by Karl H. Potter, Encyclopedia of Indian Philosophies, vol. 7, Delhi: Motilal Banarsi Dass Publishers, 1996, pp. 179-187; Bhikkhu Pāsādika, "Review of Siglinde Dietz (ed.), *Fragmente des Dharmaskandha - Ein Abhidharma-Text in Sanskrit aus Gilgi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4,"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3/1 (1986): 65-71; Sudha Sengupta.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olio from Gilgit,"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fourth Session* (1973): 70-73; 塚本啟祥等編，《梵語佛典の研究（III）：論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90 年），頁 59-61；福田琢，〈『法蘊足論』の十二緣起說〉，《佛教學セミナー》第 57 號（1993 年），頁 1-26。

(12) Sudha Sengupta,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olio from Gilgit," *Ibid.*, p. 70; Sudha Sengupta, "Fragments from Buddhist Texts," *Ibid.*, p. 137.

刻寫在樺樹皮，一種在棕櫚葉 (palm leaf)；四種是稍微完整的，放在二套木製筭板之間，二種則相當殘缺不全。較完整的傳本包括三本《僧伽吒經》(*Samghāṭa-sūtra*) 以及一本《聖法》(*Ārya-dharma*)。三本《僧伽吒經》各自大約有 121, 64, 和 91 張葉片，《聖法》則有 55 張葉片左右。相當殘缺不全的部分，則談及有關醫藥、寓言、和大孔雀佛母 (*Mahāmāyūri*) 的咒。除了典籍之外，在發掘出來的一些零星文物當中，可略帶一筆的包括如下四項：(1) 泥土做成的小型佛塔，其中有些還在頂部插上旗幟；(2) 泥土做成的尊像；(3) 印章；(4) 太陽曬乾做成的磚塊。這些文物到目前都還收藏在 Srinagar 的 Sir Pratap Singh Museum。⁽¹³⁾

《僧伽吒經》現存有西藏文、和闐文 (Khotanese)、粟特文 (Sogdian)、以及二個漢譯本，其中之一為元魏・月婆首那 (Upasūnya) 於公元 538 年所譯《僧伽吒經》四卷本 (T. 423)，另一為宋・施護 (Dānapāla) 於公元 1001 年所譯《佛說大集會正法經》五卷本 (T. 424)；若根據藏文之譯音還原成梵文，則其經名為 *Ārya-saṅghāṭi-sūtra-dharma-paryāya*. 1931 年出土的，已知大約有四或五本《僧伽吒經》。⁽¹⁴⁾ 1938 年又出

(13) M. S. Kaul Shastri, "Report on the Gilgit Excavation in 1938,"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Mythic Society* 30/1 (July 1939): 1-12. 另外，針對吉爾吉特寫本的出土進行較詳細的考古學報告，參閱：Karl Jettmar, "The Gilgit Manuscripts: Discovery by Instalments,"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4/2 (1981): 1-18.

(14) 有關 1931 年出土的四或五本《僧伽吒經》與相關研究，參閱：「附錄：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新德里館藏書目筆記」serial nos. 36, 37, 38, 39, 以及總頁碼 3318, 3323.

土三本，可以說是吉爾吉特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個特點。真田康道不僅撰文分析這些傳本，另外還針對 121 張葉片本的《僧伽吒經》發表其羅馬拼音的解讀成果。⁽¹⁵⁾此外，Oscar von Hinüber 指出，唯一寫在棕櫚葉上的，也就是 Kaul Shastri 初步所標名的《聖法》，其實尚未獲得確認到底是哪一部典籍。⁽¹⁶⁾1976 年，von Hinüber 在 Srinagar 的 Sri Pratap Singh Museum 發現總共 30 張葉片(folios 45a-74b)的寫本，後來斷定是《妙法蓮花經》。這些葉片的來源不明，而且在 Kaul Shastri 的報告中也未提及，但是 von Hinüber 認為應該屬於 Kaul Shastri 在 1938 年發掘的成果之一。1982 年，von Hinüber 的研究成果問世。他將這些葉片轉寫成羅馬拼音、加上校註、並且一一附上精心製作的照片以供對照。他在〈緒論〉中指出，這些葉片「包括 Wogihara (荻原) 本第三 (aupamya 賜喻)、第四 (adhimukti 信解)、第五 (ausadhi 藥草)、第六 (vyākaraṇa 授記)、以及第七 (pūrvayoga 宿世相應) 各品的

(15) 真田康道，〈*Samghāṭasūtra-dharmaparyāya*について〉，《佛教大學人文學論集》第 14 號（1980 年），頁 57-73；真田康道，〈*Samghāṭa-sūtra-dharmaparyāya* Srinagar Manuscripts (1)〉，《佛教大學人文學論集》第 15 號（1981 年），頁 32-57；真田康道，〈*Samghāṭasūtra-dharma-paryāya* Srinagar Manuscripts (2)〉，《佛教大學人文學論集》第 16 號（1982 年），頁 1-11。

(16) Oscar von Hinüber, *Die Erforschung der Gilgit-Handschriften (Funde Buddhistischer Sanskrit-Handschriften, I)*,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Nr. 12 (Jahrgang 1979): 330, 351.

一小部分」。⁽¹⁷⁾

自從 1940 年以來，有一位在 Rawalpindi 的軍官，也就是 Agah Mohammed Ali Shaha，一直試圖賣出不知何時以及不知如何淪落到他手上的許多吉爾吉特佛典寫本。在 1942 年，他準備將三類總共大約 375 張葉片的寫本，另外加上一些殘片，售予大英博物館以及 Poona 的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最後卻因要價太高，以至通通沒有成交。儘管如此，他原先送給 Poona 當做樣本的 4 張殘片，在 1949 年由 P. V. Bapat 出版。⁽¹⁸⁾

Bapat 將 Poona 的 4 張殘片轉寫成天城字體，連同殘片的照片一起刊出。這 4 張殘片分別來自四種佛典，極可能是 Mohammed Ali Shaha 為求販售而隨意抽取出來以做樣本之用；前面 2 張所用的字體較晚出，後面 2 張的字體則較古老。第一張殘片登在 Bapat 文章的 plate I(a) 和 I(b)，屬於《長阿含經》的第二十七經《沙門果經》(*Srāmanya-phala-sūtra*)，相當於 *Dīgha-nikāya* 的 *Sāmañña-phala-sutta*, paragraphs 71-81, pp. 72-76. 第二張殘片登在 plate II(c) 和 II(d)，屬於律典《毗奈

(17)Oskar von Hinüber. *A New Fragmentary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 Tokyo: The Reiyukai, 1982. 另外，參閱：並川孝儀，〈ギルギット寫本斷簡 *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 研究報告〉，《佛教大學人文學論集》第 16 號（1982 年），頁 12-20.

(18)P. V. Bapat, "Another Valuable Collection of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containing among others The Śrāmanya-phala Sūtra in Sanskrit."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30/3-4 (1949): 241-261.

耶事》的第六《藥事》(*Bhaisajya-vastu*)，相當於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1, 1947, pp. 241-243. 第三張殘片登在 plate III(A) 和 III(B), 屬於《妙法蓮花經》，相當於 Kern-Nanjio 本的 chapter 12, pp. 417.1-418.4. 第四張殘片登在 plate IV(R) 和 IV(S), 由於毀損嚴重，只能勉強推斷屬於《般若經》。

Mohammed Ali Shaha 手頭上的寫本後來由羅馬 (Rome) 的 Giuseppe Tucci 代表巴基斯坦政府 (Government of Pakistan) 購得，再由巴基斯坦政府在 1956 年授權 Tucci 去進行出版事宜。在校訂或刊出之後，寫本才再送還給巴基斯坦政府。⁽¹⁹⁾ 這裡面含有三種佛典。其中的第一種，被認為乃根本說一切有部所傳的律典《毗奈耶事》(*Vinaya-vastu*)，包括葉片 323-512, 具體言之，涵蓋第十五「臥坐具事」(*Sayanāsana-vastu* 葉片 323-332a3)、第十六「諍事」(*Adhikarana-vastu* 葉片 332a3-350a5)、以及殿後的第十七「破僧事」(*Samghabhedavastu* 葉片 350a5-512)。此外，還有 1 張殘缺的葉片，並沒有頁

(19) Raniero Gnoli (ed.),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ṅghabheda-vastu: Being the 17th and Last Section of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part I,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 pp. ix-xiv. 另外，參閱：P. V. Bapat, "Gilgit Manuscripts and Numerical Symbol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M. S. University of Baroda* 11/2 (December 1961): 129-130; P. V. Bapat, "Preface" to *Saddharmapuṇḍarika Manuscripts Found in Gilgit*, part 2, edited by Shoko Watanabe, Tokyo: The Reiyukai, 1975, pp. iii-v.

碼，被斷定屬於第六「藥事」(*Bhaiṣajya-vastu*)。⁽²⁰⁾《毗奈耶事》的這些葉片的羅馬拼音，由 Raniero Gnoli 在 1977-78 年出版，正好可以補 Nalinaksha Dutt 本之所缺。⁽²¹⁾這些葉片據云乃根本說一切有部所傳，但是 Gnoli 指出：「根本說一切有部此一名稱出現得相當晚；最早使用此一名稱的是七世紀的義淨，……嚴格說來，吾人不知此一名稱什麼時候開始出現，也無從得知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的編輯者們自認屬於哪一個學派。」⁽²²⁾

Tucci 購得的第二種佛典，也就是《一萬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Aṣṭādaś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由 Tucci 交給 Edward Conze 來負起校訂和翻譯的工作，在 1962 年出版。

(20)Raniero Gnoli (ed.), "Appendix,"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Śayanāsanavastu and the Adhikaranavastu: Being the 15th and 16th Sections of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8, pp. 111-112.

(21)Raniero Gnoli (ed.),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Śayanāsanavastu and the Adhikaranavastu: Being the 15th and 16th Sections of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8; Raniero Gnoli (ed.),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ṅghabheda-vastu: Being the 17th and Last Section of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part I, II,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 1978.

「破僧事」的義淨譯本（《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T. 1450, vol. 23）和 Gnoli 校訂本彼此之間頁碼的對照表，可參閱：Hisashi Matsumura,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nayavastu of the Mulasarvastivadins," *Buddhist Heritage in India and Abroad*, edited by G. Kuppuram and K. Kumudamani, Delhi: Sundeep Prakashan, 1992, p. 178.

(22)Raniero Gnoli (ed.),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ṅghabheda-vastu*, part I, 1977, p. xviii.

這一部分包含葉片 218b-263b, 總共有 45 張連續的葉片。若從公元第八世紀的獅子賢 (Haribhadra) 對彌勒 (Maitreyanātha) 的《現觀莊嚴論》(Abhisamayālamkāra) 總共八個現觀的註釋來看，相當於其中的第五現觀 (the 5th *Abhisamaya*)。⁽²³⁾若以玄奘法師翻譯的《大般若經·第三會》來看，則相當於〈巧便品第二十三之二〉到〈妙相品第二十八之一〉(T. 220 (3), vol. 7, pp. 649a-708c)。

Tucci 購得的第三種佛典是《妙法蓮花經》，有 20 張葉片，包括第七到第十章，以及第十二章，由 Raniero Gnoli 在 1987 年登出照片。Gnoli 雖未加以解讀，但在每一面的葉片都附上《妙法蓮花經》的另外二個現成校訂本的相關頁碼，亦可方便讀者對照使用。⁽²⁴⁾

有 1 頁屬於律典《毗奈耶事》第四「安居事」(*Varṣāvstu* 葉片 79)的殘片不知何故被收藏在孟買(Bombay)的 St. Xavier's

(23) Edward Conze (ed. & tr.),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Aṣṭādaś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Chapters 55 to 70 Corresponding to the 5th Abhisamaya*,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62.

(24) Raniero Gnoli,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87, pp. 1-20.

Gnoli 附上的《妙法蓮花經》的二個現成的校訂本，分別是：H. Kern, Bunyiu Nanjio(ed.), *Saddharma-puṇḍarika*, Bibliotheca Buddhica, no. 10, Saint-Pétersbourg: Imprimerie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1908-1912; P. L. Vaidya (ed.), *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6,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0.

College 的 Heras Institute。⁽²⁵⁾此外，尼泊爾的 National Bill Library 擁有 4 張殘片，並且已被 Zuiryu Nakamura (中村瑞隆) 認出乃屬於《妙法蓮花經》相異的四品。Nakamura 刊出這 4 張殘片的照片，轉寫成羅馬拼音，翻譯成英文，還附上梵藏漢七個版本相當文句的頁碼以供對照研究。⁽²⁶⁾

在喀什米爾，針對 1931 年出土的大批寫本加以校讀的任務，在 1938 年終於落在 Nalinaksha Dutt 身上。Dutt 從 1939-59 年，以《吉爾吉特寫本》(*Gilgit Manuscripts*) 為書名，總共出版了四大冊，分成九部分亦即九本。在 1947-48 年間，

(25) 參閱：Nalinaksha Dutt, "Gilgit Ms. of the Vinaya Piṭaka," *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14/2 (June 1938): 409. Dutt 雖然親自見過這頁殘片，但在轉寫成天城字體時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4, 1950, pp. 148-149)，主要是參考藏文本。若直接就葉片 79a 加以轉寫(因為該葉片 b 面已脫落)，並且比較 Dutt 由藏文還原到梵文的作品，則見於 Claus Vogel, "On Editing Indian Codices Unici," *Indology in India and Germany: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edited by Heinrich von Stietencron, Tübingen, 1981, pp. 65-66. 另外，參閱：Hisashi Matsumura,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nayavastu of the Mulasarvastivadins," *Buddhist Heritage in India and Abroad*, edited by G. Kuppuram and K. Kumudamani, Delhi: Sundeep Prakashan, 1992, p. 186.

(26) Zuiryu Nakamura, "On the Four Sheets of Gilgit Manuscripts of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in the Bill Library," *Añjali: Papers on Indology and Buddhism*, edited by J. Tilakasiri, Peradeniya: University of Ceylon, 1970, pp. 63-74. 另外，又見於：中村瑞隆，〈ビル圖書館所藏の四枚の法華經ギルギット寫本について〉，《法華經の成立と展開》，金倉圓照編（京都：平樂寺書店，1970年），頁33-55；松濤誠廉，〈法華經原典の寫本：法華經文化研究所所有の法華經ギルギット本寫真版の整理〉，《法華經の成立と展開》，金倉圓照編（京都：平樂寺書店，1970年），頁111-140。

也就是 Dutt 還在陸續校讀和出版之際，由於喀什米爾受到內亂和外犯雙重的侵襲，收藏在 Srinagar 的 1931 年出土的寫本，即基於安全的考量，被搬到新德里的印度國家檔案處（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New Delhi），以迄於今。新德里所接收的寫本，則由 Raghu Vira 和 Lokesh Chandra 從 1960-74 年，以《吉爾吉特佛教寫本》（*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為書名出版照相複製本，列在新德里「印度文化國際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百藏系列」（Śata-Pitaka Series）的第十大冊，而這一大冊總共就有十本之多。誠如 Hisashi Matsumura 紿予肯定的稱讚：「儘管新德里的館藏並未攝盡吉爾吉特的葉片，該複製本的出版確已提昇且鼓舞學者從事吉爾吉特寫本的研究。⁽²⁷⁾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複製本的照相和印刷等水準並不頂高，以至於在使用時，精確度恐怕多少會受到影響。再者，葉片前後次序錯亂的情形，發生的頻率並不低，因此使運用上必須格外小心。⁽²⁸⁾尤有甚者，Chandra 亦坦承，在出版複製本之際，才發覺 Dutt 幾年前校讀的葉片，其中已有相當的數目不知存

(27) Hisashi Matsumura. "Two Notes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Gilgit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36/1-4 (September 1986-June 1987): 145.

(28) 例如，參閱：Kabita Das Gupta, *Viśvantarāvadāna: Eine Buddhistische Legende*, Inaugural Dissertation,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1978, pp. 6-7.

放何處，或到底還在不在人間都成問題。⁽²⁹⁾在 1995 年，這十本幾乎早就絕版的複製本，有幸得以三大冊的面貌再度問世。有關這裡面收集的寫本的內容與研究，請參閱本文後面的「附錄一：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新德里館藏書目筆記」。

總而言之，吉爾吉特佛典寫本的許多葉片早已丟失、毀壞、或轉了好幾手而不知所終。至於已知去向的部分，則四散在很多地方，其中包括新德里、Ujjain, Poona, 孟買、巴基斯坦、尼泊爾、倫敦。

【貳】吉爾吉特出土文物的主要研究側面

吉爾吉特文物的出土為佛教研究的一件大事，自然引起學者的注目。綜括學者的研究，可以分成如下四個側面來介紹：（1）寫本清單及其書目筆記；（2）字體和字母的辨認以及語言的探討；（3）文獻研究；（4）歷史、文化、和宗教研究。

（一）寫本清單及其書目筆記

吉爾吉特出土的文物當中，以其眾多的梵文佛典寫本最受注目。K. R. Norman 強調：「吉爾吉特寫本的重要性在於，除了《文殊師利根本儀軌》(*Mañjuśrīmūlakalpa*)，這些是唯

(29)*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revised and enlarged compact facsimile edition), volume 1, compiled by Raghu Vira and Lokesh Chandra, *Bibliotheca Indo-Buddhica Series*, no. 150,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5. p. 15.

一在印度本土所發現的佛教梵文寫本，而吾人所知的其它寫本則皆出自尼泊爾、西藏、或中亞。⁽³⁰⁾

然而，由於挖掘過程混亂失序，許多典籍皆不完整，而留存下來的葉片又多破損，以致研究工作的進展相當艱困。樺樹皮葉片原本大都保有雙面；具體言之，工作人員先分別在二片的單面刻寫，再把這二片空白的一面對著貼在一起，即成雙面。但是，現存的葉片有些僅存一面，而另一面已不知脫落何處。在有些情況下，也會發生這一片的一面錯貼到其它片的情形。⁽³¹⁾再者，有不少葉片的字母難以解讀，或雖可解讀，卻因僅存少數葉片或缺乏題記，而難以辨認到底是哪一部典籍。凡此種種，自從斯坦因在 1931 年的報告公諸世人之後，有好幾年的時間，佛教研究界仍然不確實知悉從吉爾吉特出土了多少部佛典。在 1959 年，Lokesh Chandra 刊出一份簡明的清單，把收藏在新德里的印度國家檔案處的吉爾

(30)K. R. Norman, "Review of Nalinaksha Dutt, *Gilgit Manuscripts*,"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3/1 (1986): 64. 同樣的看法，參閱：Kabita Das Gupta, *Viśvantarāvadāna: Eine Buddhistische Legende*, Inaugural Dissertation,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1978, p. 4. 有關《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的梵文、藏文、漢文等文獻的書目，參閱：塙本啟祥等編，《梵語佛典の研究（IV）：密教經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89 年），頁 75-79。

(31)例如，參閱：Lokesh Chandra, "Introduction," *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ume 1, 1995, pp. 8, 26-27; Kabita Das Gupta, *Viśvantarāvadāna: Eine Buddhistische Legende*, Inaugural Dissertation,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1978, pp. 6-7.

吉特佛典寫本的名稱登錄在上面。⁽³²⁾這份清單從 1 到 62 順序編號，總共列有 62 個佛典名稱。除去一些仍然未予定名之外，目前已知大約 50 部典籍的名稱，合計至少 3500 面葉片。此外，若直接從 Dutt 校讀的《吉爾吉特寫本》或 Raghu Vira 和 Lokesh Chandra 刊行的照相版《吉爾吉特佛教寫本》的「目次」去查閱，也多多少少可收一目了然之效。

有了一份簡明的清單，至少使研究材料的訊息得到初步的透明。若欠缺像這樣最起碼的訊息，研究工作所需掌握的材料就會跟著受到限制。例如，Konstantin Régamey 在 1938 年所刊行對於《三摩地王經》(*Samādhīrāja-sūtra*) 裡面的三章的解讀與翻譯，並沒有參考吉爾吉特傳本，其研究水平因而留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³³⁾

Chandra 刊出的清單不免太過於簡略，而且有些地方也不見得完全正確，因此有必要充實其內容，以及提出改進的措

(32)Lokesh Chandra, "A Note on the Gilgit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M. S. University of Baroda* 9/2 (December 1959): 135-140; Lokesh Chandra, "Unpublished Gilgit Fragment of the Prātimokṣa-sūtra,"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 und Ostasiens und Archiv für Indische Philosophie* 4 (1960): 12-13.

另外，參閱：P. V. Bapat, "Gilgit Manuscripts and Numerical Symbols," *Ibid.*, pp.128-129; 小玉大圓，〈カシュミール佛教研究の課題と展望（1）〉，《龍谷大學論集》第 420 號（1982 年），頁 54-72。

(33)Konstantin Régamey (ed. and tr.), *Philosophy in the Samādhīrājasūtra: Three Chapters from the Samādhīrājasūtra*, Warsaw, 1938 (Reprinted in 1990, Delhi: Motilal Banarsi Dass Publishers). 有關《三摩地王經》文獻上的研究，參閱：「附錄一：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新德里館藏書目筆記」serial no. 46.

施。在這件事情上，Oscar von Hinüber 和 Hisashi Matsumura (松村恆) 的貢獻最為顯著，而本文後面的「附錄一」，即大量借助二氏提供的訊息與論斷。有鑑於此，二氏這一方面主要的作品頗值得登錄於此：

Oscar von Hinüber, *Die Erforschung der Gilgit-Handschriften* (Funde Buddhistischer Sanskrit-Handschriften, I),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Nr. 12 (Jahrgang 1979): 329-359;

Oscar von Hinüber, "Die Erforschung der Gilgit-Handschriften, Nachtra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30 (1980): 25-26;

Oscar von Hinüber, "Die Erforschung der Gilgit-Handschriften, Neue Ergebniss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31 (1981): 9-11;

松村恆，〈ギルギット寫本備忘錄〉，《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1卷第2號（1983年），頁128-132；

Hisashi Matsumura, "Recent Studies of the Gilgit Manuscripts,"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2 (December 1985): 148-151;

Hisashi Matsumura, "Two Notes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Gilgit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36/1-4 (1986-87): 145-154.

一般說來，學者有關吉爾吉特佛典寫本的清單或書目筆

記，主要侷限在新德里的館藏，對於散在其它地方的寫本，很少給予全面的追蹤和詳細的介紹。本文在上一節，也就是第二節的「考古發現與後續保存」，主要著力的即在於這項追蹤的工作。相信透過上一節的介紹，以及後面的「附錄一」，即可提供吉爾吉特佛典寫本的第一手材料與第二手研究較之前人更為完整的訊息。

（II）字體和字母的辨認以及語言的探討

吉爾吉特佛典寫本並非使用現在一般熟悉的天城字體（Devanāgari script），而且也不只出現一種字體。若打算在吉爾吉特佛典寫本下工夫，應該要有心理準備，因為很容易在第一個關卡就因高難度的字母辨認問題而無以為繼。

若是能夠熟悉各種相關字體的字母，可進一步探討字體的譜系（stemma）。透過字體譜系的推敲，有個實際的用途，也就是可以拿來論斷寫本完成大概的年代。Aurel Stein 很早就指出，吉爾吉特佛典寫本當中，「有許多是以某種的 Brāhmī 字體來書寫的，這甚至在中土這邊的土耳其斯坦的荒廢的佛教遺址所挖掘出來的寫本殘卷，也還算是蠻常見的一種字體。至於吉爾吉特其餘的寫本，則顯示出在喀什米爾一般被叫做 Sāradā 的 Brāhmī 字體的早期形式，而曾經通用於印度最西北邊境所有的山陵地帶。」⁽³⁴⁾

(34)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Hindu Kush," *Ibid.*, p. 864.

在論斷字體的譜系上，Lore Sander 的貢獻良多。Sander 指出，「發掘自 Naupur 的吉爾吉特寫本的字體尚未得到通盤的考究。由 Lokesh Chandra 所出版的複製本，其字體顯示出二種主要的類型。其中的一種，F. W. Thomas 稱做「Gilgit/Bamiyan 書法麗飾字體」(Gilgit/Bamiyan calligraphic ornate script)；O. von Hinüber 偶爾稱做「古老圓曲字體」(old round script)；我則稱做「第一種類型的 Gilgit/Bamiyan」(Gilgit/Bamiyan, type I)。這一種類型比第二種類型的字體要來得古老，而第二種類型亦慣稱為「Śāradā 原型 (ProtoŚāradā) 」。⁽³⁵⁾ 在吉爾吉特佛典寫本佔絕大多數的「書法麗飾字體」，Sander 認為應該流行於公元第六世紀；至於只是偶爾出現的「Śāradā 原型」字體，則推測為大約在第六到第十世紀之間通用於喀什米爾一帶。⁽³⁶⁾

此外，根據 Nalinaksha Dutt, 吉爾吉特「寫本使用的字體大部分是「直立笈多」(Upright Gupta)，其年代比東土耳其斯坦 (Eastern Turkestan) 殘存的寫本所用的字體的年代要來得晚，而與「鮑爾寫本」(the Bower mss.) 的字體很相像。由於「鮑爾寫本」的字體被畫歸到公元第六世紀，吉爾吉特寫本的

(35)Lore Sander, "Om or Siddham: Remarks on Openings of Buddhist Manuscripts and Inscriptions from Gilgit and Central Asia," *Deyadharma: Studies in Memory of Dr. D. C. Sircar*, edited by Gouriswar Bhattacharya,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86, p. 251.

(36)Lore Sander, "Om or Siddham: Remarks on Openings of Buddhist Manuscripts and Inscriptions from Gilgit and Central Asia," *Ibid.*, p. 252.

年代也應該可以斷定為第六世紀或不晚於第七世紀。⁽³⁷⁾

綜合各家之說，吉爾吉特佛典寫本最常用的字體雖然學者給的命名不一，可是經由字體的譜系來推斷，寫本完成的年代約略在公元第五世紀末到第七世紀之間。⁽³⁸⁾再者，出現不同種類的字體，通常被認為乃基因於不同的時代而呈現字體的此消彼長，雖然在字體消長之間處於灰色的斷裂地帶往往存有歷史掌握上極其晦暗的成份。至於除了時代差距之外是否還有其它的因素，例如車乘或部派的差異，則很難說，因為同樣一部典籍的不同傳本也會出現不同的字體。Oskar von Hinüber 即指出，在吉爾吉特總共多到七或八本的《僧伽吒經》(*Samghāṭa-sūtra*)，其中的一本用的是較晚出的「Sāradā 原型」，乃直接抄自另一本同樣是現存卻使用更早的「古老圓曲字體」的傳本。⁽³⁹⁾如果 von Hinüber 的認定屬實，這樣的

(37)*Gilgit Manuscripts*, edited by Nalinaksha Dutt, vol. I, 2nd. ed.,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84. p. 42.

(38)相關的討論，還可參閱如下論文：Lore Sander, "Remarks on the Formal Brahmi Script of Gilgit, Bamiyan, and Khotan,"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1 (July 1985): 69-92; Helmut Humbach, "Hybrid Sanskrit in the Gilgit Brāhma Inscriptions,"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Heft 5-6 (1980), pp. 99-121; Georg Buddruss, "Linguistic Research in Gilgit and Hunza: Some Results and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1 (July 1985): 27-32.

(39)Oskar von Hinüber, "Buddhism in Gilgit Between India and Central Asia," *The Countries of South Asia: Boundaries, Extensions, and Interrelations*, edited by Peter Gaeffke and David A. Utz, Philadelphia: Department of South Asia Regional Studies, 1988, p. 42. 另外，參閱：Hisashi Matsumura, "The Stūpa Worship in Ancient Gilgit,"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2 (1985): 145 (註 5).

例子即可說明吉爾吉特佛典的抄寫，極可能歷經好幾百年的時光，並且實際用在佛教的日常運作，而不是純粹為了將佛典放在佛塔內，才在很短的期間內一趟頭給抄寫出來。

吉爾吉特除了以大量的佛典寫本聞名於佛教研究界外，連同鄰近的地區，還出土不少的石刻碑銘（inscription）。有趣的是，吉爾吉特的佛典和碑銘，當初都是在偶然的情況下被發現到的。碑銘本身是人文或宗教活動的記錄，蘊涵相當豐富的歷史與文化訊息，並且可以對單獨以典籍資料來從事佛教研究的情形，產生一定的平衡作用。對吉爾吉特的碑銘尤其是其字體與字母的研究，經由學者的努力，已經累積一定的成果。⁽⁴⁰⁾再者，一些學者側重語言特點的探討，尤其是拿吉爾吉特的佛典或碑銘，來和Hunza, Turfan, Bamiyan 等鄰近

(40)最近出版有關印度碑銘的通論式的學術佳作，首推：Richard Salomon, *Indian Epigraphy: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in Sanskrit, Prakrit, and the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especially pp. 142-144, 241-243; 再者，有關吉爾吉特碑銘的研究，可參閱：Gerard Fussman, "Inscriptions de Gilgit,"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65 (1978): 1-62 and plates 1-32; Oskar von Hinüber, "Royal Inscriptions from North Pakistan,"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1 (1985): 59-67; Helmut Humbach, "Hybrid Sanskrit in the Gilgit Brāhmi Inscriptions,"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Heft 5-6 (1980): 99-121; Helmut Humbach, "Inscriptions in Hybrid Sanskrit from Gilgit and from Laghmān," *Sanskrit and World Culture* 18 (1986): 386-388.

地區的文字做比較，成績亦頗可觀。⁽⁴¹⁾

（三）文獻研究

多數研究者在面對吉爾吉特佛典寫本時，一直把重心擺在文獻研究上；至於文獻研究，則主要停留在二項工作上。第一步最為迫切的工作，通常是去校勘寫本，轉寫成天城字體或羅馬拼音，並且儘可能附上寫本的照片以資參照，若是可能的話，再翻譯成現代的學術語言。其次的工作，則是就某一特定的寫本和相關的其它現存版本進行文本比對，進而推斷這些相關文獻之間可能的譜系（stemma）。以下即分別就這二部分的工作略加介紹。

(41)例如，參閱：Georg Buddruss, "Linguistic Research in Gilgit and Hunza: Some Results and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1 (1985): 27-32 (此文探討吉爾吉特一帶當今通用的四種語言，包括 Shina, Burushaski, Domāaki, Wakhi); Siglinde Dietz, "The Language of the Turfan and Gilgit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Festgabe des Seminars für Ind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für Professor Dr. Heinz Bechert*, edited by Rheinhold Grünendahl and et al., Bonn: 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 1993, pp. 77-99; Karl Jettmar and et al. (eds.),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 and Studies*, 3 volumes, Mainz: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Philipp von Zabern, 1989/ 1993/ 1994; Lore Sander, "Einige neue Aspekte zur Entwicklung der Brāhma in Gilgit und Bamiyan (ca. 2.-7. Jh. n. Chr.)," *Sprachen des Buddhismus in Zentralasien*, edited by Klaus Röhrborn and Wolfgang Veenke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3, pp. 113-124; Lore Sander, "Pariṣad und parṣad in Vinaya- und Hinayāna-Sūtra-Tex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und aus Gilgit," *Zur Schulzugehörigkeit von Werken der Hinayāna-Literatur*, edited by Heinz Bech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5, pp. 144-160; F. W. Thomas, "Brāhma Script in Central-Asian Sanskrit Manuscripts," *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54, pp. 667-700.

(Ⅲ - 1) 首先論及寫本的校勘與翻譯

去從事這項基礎的學術工作，當然值得肯定與鼓勵。然而，尤其是碰上寫本的抄寫者 (scribes) 當初可能並沒有很用心在抄寫，而這種情況確實偶爾會出現，結果在解讀寫本時，研究者就很難免因模糊不定而犯些錯誤。如果研究者沒有體認到必須百分之百忠實於寫本時，犯錯的情形就更加難以計算了。例如，由 Nalinaksha Dutt 以天城字體出版總共九本的《吉爾吉特寫本》(*Gilgit Manuscripts*)，當然不容輕忽其付出的辛勞，但是也不該毫無保留地加以引用。Gregory Schopen 就指出，Dutt 出版的吉爾吉特《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可以說錯誤百出。Dutt 憑恃自己精通梵文，經常擅自改動寫本文句的連音結構，甚至隨意增添或去除一些字詞，有時多到一整行，卻未做出標記或加以說明，因此學術價值大大打了折扣，甚至無法直接拿來做為文獻比較之用。⁽⁴²⁾大致說來，Dutt 出版的雖然號稱

(42)Gregory Schopen, "The Manuscript of the Vajracchedikā Found at Gilgit,"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at Vehicle: Three Mahāyāna Buddhist Texts*, edited by Luis O. Gómez and Jonathan A. Silk,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9, p. 96. 類似的評論，參閱："The Sūtra of the King of Samādhis, Chapters I-IV," translated by the Staff and Associates of the Collegiat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at Vehicle: Three Mahāyāna Buddhist Texts*, pp. 41-42; Hisashi Matsumura, *The Mahāsudarśanāvadāna and the Mahāsudarśanasūtra*,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88, pp. 129-130; K. R. Norman, "Review of Nalinaksha Dutt, *Gilgit Manuscripts*,"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3/1 (1986): 60-65.

《吉爾吉特寫本》，充其量不過是就他所能找到的各式各樣版本的拼湊，有不少地方根本就是單純把藏譯本還原成梵文。隨著 Raghu Vira 和 Lokesh Chandra 刊行複製本《吉爾吉特佛教寫本》(*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研究者即可對照複製本來查看裡面原來的文句，而不必處處仰賴 Dutt 頗有問題的天城字體轉寫本。然而不便之處是，當今之世可能已極少研究者看得懂寫本原來的字體，且其字母與字母之間幾乎完全沒有標點符號斷開，因此研究者必須自行斷句，在處理上更是形成相當大的挑戰。

有關學界在吉爾吉特佛典寫本所做的校勘與翻譯，只要翻閱上一節的「考古發現與後續保存」，以及後面的「附錄一」，即可得其梗概。

（III - 2）其次介紹文本比對與文獻譜系的推斷工作

當前佛教研究界面對吉爾吉特佛典寫本，雖然大部分的工作都放在校勘與翻譯上，但是這些寫本本身就是可當做文本比對的絕佳材料，自然吸引研究者往這一方面去鑽研。

吾人有理由設想吉爾吉特佛典寫本當初在抄寫的時候是在一定的歷史的與文本的脈絡（historical-textual contexts）當中進行的。其中有不少的寫本，到現在還保存著對應的漢譯本或藏譯本，甚至還有梵文本或巴利本存世。因此，若僅停留在梵文寫本的字體轉寫或文句翻譯的階段，仍然不足以窮盡文獻研究的所有工作。下一步的重點任務，即在於儘可能囊

括現存所有相關語文的傳本、譯本、和版本，去比對這些對應的文本，並且探討文本之間可能的傳續與演變關係，藉以追溯和釐清文獻的譜系。

吉爾吉特佛典寫本當中，有些典籍不只留下一個傳本。最顯眼的是《僧伽吒經》，有七或八本之多。此外，《般若經》、《妙法蓮花經》、《藥師經》(*Bhaiṣajya-guru-vaidūrya-prabhārāja-sūtra*)、和《大隨求陀羅尼經》(*Mahāpratisarā-dhāraṇī-sūtra*)，也都各有三或五個傳本。因此，就相關的文本進行比對的工作，如果以材料的選取來區分，可歸類出如下三種做法：(1)拿吉爾吉特同一典籍的不同傳本來比對；(2)拿吉爾吉特的傳本和其它地區的梵文本來比對；⁽⁴³⁾(3)拿吉爾吉特的傳本和現存所有相關語文的文本來比對。通常的情況下，由於語文能力的限制，除了漢譯本之外，西方的研究者會儘可能拿所有現存的對應的文本來做文獻比較。有些研究者，例如 Edward Conze，會坦承且坦然面對自己的限制，但是另外有些，例如 Yael Bentor，則對此幾乎視若無睹。⁽⁴⁴⁾

寫本大都具有殘缺與隨機等特性，涉及寫本所獲得的結論即不免臆測的成份，因此和學術上所希望建構的有憑有據的

(43)例如，參閱：Willy Baruch, *Beiträge zum 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 Leiden: E. J. Brill, 1938.

(44)Yael Bentor, "The Redactions of the Adbhutadharma-paryāya from Gilgit,"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1/2 (1988): 21-52.

模式或理論往往還有相當的差距。然而，如果是為了瞭解佛教典籍過去在不同的地區如何漸次經歷語音、文詞、或甚至學說上的轉折，像這種文本比對與文獻譜系的推斷工作，雖然不見得能夠獲致可靠的結論，卻也不失為可行的重要辦法。吉爾吉特佛典寫本以及漢譯本在這項學術工作上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性，Lewis Lancaster 曾經提出發人深醒的看法：

吉爾吉特寫本重要之處在於這些寫在樺樹皮上的典籍，年代上幾乎恰好相當於相關的漢譯本。我在之前曾經撰文指出，《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吉爾吉特傳本，裡面的許多文句與四世紀的鳩摩羅什（Kumārajīva）的漢譯本的文句簡直一模一樣。然而，鳩摩羅什的漢譯本與吉爾吉特寫本的文句，若拿來和保存在加德滿都（Kathmandu）博物館的公認的寫本或是和日本法隆寺（Horyuji）所藏的棕櫚葉上的文句加以比對，則會有些出入。透過吉爾吉特寫本及其相關漢譯本在文句上的比對，吾人即可針對從梵文傳散到漢文所出現的文本家族（text families），去著手建構其譜系。這樣子建構出來的譜系對佛教研究實在太重要了，因為如此即可方便研究者判定翻譯的準確度。佛教研究者長期流行一項消遣活動，也就是拿漢譯本來比對印度或加德滿都一帶現存的梵文寫本，結果時常發現早期的漢譯較為簡短。鳩摩羅什即屬於像這樣的早期翻譯家，其譯本比起在他之後相關的漢譯本或現存的梵文本，要來得簡短。正好是吉爾吉特寫本才保住了鳩摩羅什的名聲，因為正好是吉爾吉特寫本才提供了確實的證據，顯示鳩摩羅什的確忠實於在梵文曾經存在過的某一條文本譜系（a textual lineage）。……認識到佛教典籍實際存在著若干不完全一致的樣式，以及認識到

在漢地不同風範的翻譯家極可能各自代表原本即已交錯的譜系當中的一條分支，無疑將在理解佛法的流傳與發展上，跨出很重大的一步。⁽⁴⁵⁾

Lancaster 指出吉爾吉特的傳本與早期的漢譯本都傾向於較為簡短，彼此也就較為相近，而晚出的文本則在篇幅上較為擴大。事實上，卻又不盡然如此。例如，新德里館藏的《佛說莊嚴王陀羅尼咒經》(*Sarva-tathāgatādhīṣṭhāna-sattvāvalokana-buddha-kṣetra-sandarśana-vyūha*) (serial no. 30)，被認定寫成於公元第五或第六世紀，而義淨法師在公元 701 年完成漢譯本。吉爾吉特的傳本雖然比義淨法師的譯本整整早了將近 200 年，但是不見得較為「簡短」或接近「原本」，反而在篇幅上比後者大出許多。

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吉爾吉特的一些具有多數傳本的典籍當中，例如新德里館藏的《僧伽吒經》的四個傳本 (serial nos. 36, 37, 38, 39)，根本就是同一個本子的多次抄寫，⁽⁴⁶⁾但是《藥師經》的情形即非如此。松村恆拿《藥師

(45)Lewis Lancaster, "Gilgit to Korea: The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2 (December 1985): 181-182.

(46)R. A. Gunatilaka,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Four Incomplete Manuscripts of the "Samghāta-sūtra" Kept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New Delhi," *Studies in Indo-Asian Art and Culture: Commemoration Volume of the 69th Birthday of Acharya Raghu Vira*, vol. I, edited by Perala Ratnam, 1972, pp. 71-77.

經》的十個文本做比較，其中包括吉爾吉特的四個梵文本、一個出自寂天（Śāntideva）的《大乘集菩薩學論》（Śikṣāsamuccaya）所引用的《藥師經》文句、一個藏譯本、以及四個漢譯本（參閱「附錄一」serial no. 34），結果顯示，《藥師經》在吉爾吉特同時出現雖然相關卻又不完全相同的傳本。再者，有鑑於漢譯諸本可選用不同的傳本做為翻譯的依據，這些不同的譯本之間無從斷定在忠實於據本上是否有優劣之分。⁽⁴⁷⁾

其實，佛教文獻的譜系極其複雜，而譜系的判定又是一項高度專門的工作。若簡化處理，難免可怕的偏差；若要面面顧到，往往理不出頭緒。吉爾吉特佛典寫本的照相複製本並不是那麼容易解讀，轉寫本也非完全可靠，再加上需要充分運用諸如梵文、巴利文、漢文、藏文等經典語文，在在使人望而卻步。除了《藥師經》、《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和《妙法蓮花經》等極少數較有在流通的典籍之外，吉爾吉特佛典寫本當中被拿來和現存相對應的文本加以比對並且發而為譜系判定的研究，實在少之又少，而且全都只停留在很初步

(47) 松村恆，〈藥師經の諸傳本（一）〉，《佛教學》第13號（1982年），頁73-103；松村恆，〈藥師經の諸傳本（二）〉，《四天王寺國際佛教大學文學部紀要》第15號（1983年），頁95-112；Hisashi Matsumura, "Recensions of the Bhaisajyaguru-sūtra (3)," 《四天王寺國際佛教大學文學部紀要》第16號（1984年），頁175-196。

的嚐試階段。

(IV) 歷史、文化、和宗教研究

這一小節所謂歷史、文化、和宗教研究，包括如下三個方面：（1）佛陀當時或稍後的情形；（2）吉爾吉特的歷史；（3）吉爾吉特的文化和宗教。

首先，儘管吉爾吉特寫本絕大部分以經典為主，並且有些早已嚴重毀損，若仔細爬梳，有時也能從少數的典籍獲悉若干訊息，藉以一窺佛陀住世時代或稍後的印度的王朝統治與民眾的生活情形。⁽⁴⁸⁾

其次，特別是牽涉到吉爾吉特的歷史，由於是位在絲綢古道上的一個城鎮，商旅的車隊由喀什噶爾(Kāshgar 亦即新疆西部的疏勒)往南走時，往往會經過吉爾吉特。大部分學者傾向於認定吉爾吉特就是漢文史籍或遊記所謂的小勃律(Little Bolor)，而與其東南臨接地區的大勃律(Great Bolor)合稱勃律(Bolor / Baltistan)。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將勃律稱為砵露羅國(T. 2087, vol. 51, p. 884b)，臨近達麗羅川(Daraḍa / Darel)(T. 2087, vol. 51, p. 884a-b)，亦即東晉·法顯《高僧法顯傳》所謂的陀歷國(T. 2085, vol. 51, pp.

(48)例如，參閱：R. C. Majumdar,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Gilgit Manuscripts," *B. C. Law Volume*, part I, edited by D. R. Bhandarkar and et al., Calcutta: The Indian Research Institute, 1945, pp. 134-141; Siglinde Dietz, "Remarks on a Fragmentary List of Kings of Magadha in a Lokaprajñapti Fragment," *Ibid.*

857c-858a）。⁽⁴⁹⁾隨著絲綢古道終歸在公元十六世紀走入沒落一途，吉爾吉特做為商業往來的中繼站也跟著萎縮，隨後整整有三個半世紀，幾乎完全與世隔絕。⁽⁵⁰⁾一直到 1931 年，除了若干訊息還保存在漢文資料外，吉爾吉特在伊斯蘭教興盛前的歷史，可以說完全不為外面的世人所知。

經由寫本題記（colophon）與石刻碑銘（inscription）的解讀，吉爾吉特的過去才又稍稍為人所知。Oskar von Hinüber 發表的〈位於印度與中亞之間的吉爾吉特的佛教〉，可做為認識吉爾吉特的歷史、文化、和宗教的入門文章。⁽⁵¹⁾根據 von Hinüber 另外的論著，吉爾吉特寫本的眾多題記當中，總共可以找出十個題記來，裡面特別言及和一個叫做 *Patola Sāhi* 的

(49) 參閱：新羅・慧超，《往五天竺國傳》(T. 2089, vol. 51, p. 980a)；唐・法成譯，《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T. 2090, vol. 51, p. 996c)；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295-300；Karl Jettmar, "Bolor: A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tical and Ethnic Geography of North Pakista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des Seminars für Sprach- 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ät Bonn* 11 (1977): 411-448；Karl Jettmar, "Exploration in Baltista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7*, part II, edited by Maurizio Tadde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90, pp. 801-813；Buddha Prakash, "Gilgit in Ancient Times," *Bulletin of Tibetology* 7/3 (November 1970): 15-40.

(50) 參閱：Giles Whittell, *Central Asia: The Practical Handbook*, London: Cadogan Books, 1993, pp. 48, 273-278.

(51) Oskar von Hinüber, "Buddhism in Gilgit Between India and Central Asia," *The Countries of South Asia: Boundaries, Extensions, and Interrelations*, edited by Peter Gaeffke and David A. Utz, Philadelphia: Department of South Asia Regional Studies, 1988, pp. 40-48.

地方王朝有關的一些國王、后妃、以及寫本捐獻者的名字。

(52) 國王和后妃的名字常常並列，顯示后妃在做佛教方面的捐獻上，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需要留意的是，除了吉爾吉特和附近一個叫做 Hatūn 所出土的石刻碑銘之外，這些捐獻者的名字幾乎還不曾出現在任何其它現存的第一手史料上。

(53) 附帶一提，印度現存的寫本當中，最早載明由王室成員來捐獻的，恰好就是吉爾吉特寫本的這些題記。⁽⁵⁴⁾Paṭola Śāhi 王朝統治吉爾吉特及其南方的 Chilas 地區，而且似乎持續很久，因為這些題記使用的字體包括相隔上百年的「古老圓曲字體」和「Śāradā 原型」。具體言之，目前已可辨認出該王朝的八位國王的名字，其時代大約在公元第七世紀初到第八世紀中。

(52)Oskar von Hinüber, "Die Kolophone der Gilgit-Handschriften,"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Heft 5-6 (1980), p. 82. 另外，參閱：Oskar von Hinüber, *Die Erforschung der Gilgit-Handschriften(Funde Buddhistischer Sanskrit-Handschriften, I)*,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Nr. 12(Jahrgang 1979): 337; Oskar von Hinüber, "The Paṭola Śāhis of Gilgit: A Forgotten Dynasty,"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36/1-4 (Sept. 1986-June 1987): 221-229.

(53)N. P. Chakravarti, "Hatun Rock Inscription of Patoladeva," *Epigraphia Indica* 30. 6 (April 1954): 226-231.

(54)Pratapaditya Pal, "Queen Uddākā's Illuminated Manuscript," *Indian Numismatics, History, Art, and Culture: Essays in the Honour of Dr. P. L. Gupta*, vol. II, edited by D. W. Macdowall and et al.,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1992, pp. 291-296. 另外，參閱：「附錄一：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新德里館藏書目筆記」寫本番號 34 的筆記。

根據寫本字體在古文書學的推斷，以及寫本題記和石刻碑銘的研判，佛教很顯著在吉爾吉特流傳的期間是公元第五世紀末到第八世紀中。若要談論吉爾吉特在 Paṭola Śāhi 王朝興起之前，也就是第五世紀末到第七世紀初，正值佛典的書寫已經很有規模在進行的這段期間，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還嚴重缺乏，僅止於極其零碎的片段。至於第五世紀末以前的情形，除了東晉·法顯《高僧法顯傳》有關陀歷國的一、二句極其簡略的記述還勉強可藉以想像外，幾乎完全不得而知。八世紀中頁，吉爾吉特接連受到中國與西藏武裝勢力的入侵，佛教的活動似乎隨著局勢的動盪而慢慢淡出。

本文雖然主要在介紹佛典寫本，但在涉及相關的歷史、文化、尤其是藝術文物等課題時，應該不妨附帶一提學者的研究重點。古印度的第一手史料而又能夠留傳到今天，可以說出名地稀少。相對於此，吉爾吉特出土的文物很自然成為歷史研究上極其珍貴的材料。研究者可據以探討這些文物是在什麼樣的文化環境下蘊育出來的。事實上，一些研究者早就注意到吉爾吉特與相臨地區共享不少文化上的特徵，除了共享字體和佛典外，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包括佛塔的結構以及藝術文物這二大項目。

首先是佛塔的結構。根據斯坦因的報告，吉爾吉特「佛塔的結構特徵，以及在佛塔內的圓頂廳房裝設眾多泥塑的佛塔模型等情形，都與中古初期以來在土耳其斯坦和中土最西端

同樣形態的佛教遺址所見的，簡直沒有兩樣。⁽⁵⁵⁾然而，斯坦因似乎沒有看出，像吉爾吉特這麼大型的中空佛塔（hollow stūpa）以及在佛塔內的廳房放置如此眾多的典籍，幾乎是大印度圈（Greater India）絕無僅有的特例；Karl Jettmar 固然把吉爾吉特的這個特點給率先指出來，但完全無法確定其所以會如此呈現的歷史發展源流。⁽⁵⁶⁾暫且擱置歷史源流的謎團，為何包括做為僧院實用規則的《波羅提木叉戒經》（*Prātimokṣa-sūtra*）和《毗奈耶事》（*Vinaya-vastu*）在內的一大群佛典會埋藏在佛塔內，仍然有待進一層探討。不過，至少可以排除像「末法意識」這樣的一個因素，因為毫無跡象顯示吉爾吉特的一大群佛典是如同漢地的房山石經那樣主要受到某種的末法意識趨使的結果。至於可能的原因，勉強來說大致包括：（1）該佛塔原本即為圖書室；（2）佛典被當成尊像或舍利（śarira）來供奉在佛塔內，而成為一種法舍利（dharma-śarira）；（3）佛典在用舊或破損後，放置在佛塔

(55)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Hindu Kush," *Ibid.*, p. 864. 另外，參閱：Hisashi Matsumura, "The Stūpa Worship in Ancient Gilgit,"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2 (1985): 133-151.

(56)Karl Jettmar, "The Gilgit Manuscripts: Discovery by Instalments,"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4/2 (1981): 13-14; Karl Jettmar, "Exploration in Baltista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7*, part II, edited by Maurizio Tadde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90, p. 805.

內，以免像一般的東西在用完後任意丟棄，而受到躡踐。⁽⁵⁷⁾然而，幾乎可以確定的是，佛塔、尊像、和佛典在吉爾吉特一并具有，本身即是強有力的例證，顯示在公元第五世紀末到第八世紀中的吉爾吉特或甚至喀什米爾地區，佛教界對於像佛塔、尊像、和佛典等不同對象的敬重，不必因而分成幾個獨立或甚至分庭相抗的陣營，而是可以密切結合在佛教日常運作的整體機制內。

其次，藝術文物方面。吉爾吉特的佛典雖然在寫本內並無圖像，但在一大部和另一大部寫本之間，原先極可能都以筭板（函筭）隔開。由於出土過程的混亂造成相當程度的散失，目前已知僅存三套木製筭板，而且都是 Madhusudan Kaul Shastri 在 1938 年發掘出來的，一直收藏在 Srinagar 的 Sir Pratap Singh Museum. 這三套筭板都畫上圖像，是印度現存的這一類文物當中最古老的三套。其中的二套表現成幾乎絕無僅有的上下直立型，一套為較常見的左右橫排型。圖像內容包括佛陀、菩薩、以及虔信者。至於所畫的菩薩像，其確切

(57) 有關佛典置於佛塔內的探討，參閱：Yael Bentor, "On the Indian Origins of the Tibetan Practice of Depositing Relics and Dhāraṇīs in Stūpas and Imag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 (1995): 248-261; Edward Conze (ed. & tr.),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Aṣṭādaś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Chapters 70 to 82 Corresponding to the 6th, 7th and 8th Abhisamayas*,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4, p. xv, Richard Salomon,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i Frag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pp. 81-86.

身分尚無定論，看似觀音菩薩和彌勒菩薩。這些圖像很明顯不僅和喀什米爾及巴基斯坦北部地區，而且也和中亞，尤其是和闐（Khotan）的佛教圖像，分享許多在藝術上與文化上頗為近似的特色，相對的，也就相當不同於公元第八世紀到十二世紀在東印度的帕拉王朝（Pāla）的同類作品。由寫本筭板畫上圖像可知，佛教經卷並非僅止於記載文字與傳遞教義的工具，而且還是值得予以美化或莊嚴的對象，甚至可做為培養福德的憑藉所在。但是，光憑這點就要像 Deborah Klimburg-Salter 那樣把吉爾吉特說成是在推行「經書崇拜」（cult of the book），⁽⁵⁸⁾卻是讓人難以苟同的說法，因為莊嚴經書還可以配合著根據經書來讀誦、思惟、修學、和演說等一系列的操作，而與一味崇拜經書根本是很不相同的兩回事。三套當中，P. Banerjee 探討二套上下直立型筭板，並且推斷其年代屬於公元第九或甚至第十世紀。⁽⁵⁹⁾但是，陸續已有學者指出，Banerjee 推斷的年代實在太晚了。例如，Oskar

(58) Deborah Klimburg-Salter, "The Gilgit Manuscript Covers and the 'Cult of the Book'."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7*, edited by M. Tadde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90, pp. 815-830, especially pp. 829-930.

(59) P. Banerjee, "Painted Wooden Covers of Two Gilgit Manuscripts: in the Sri Pratap Singh Museum, Srinagar (Jammu and Kashmir)," *Oriental Art* 14/2 (1968): 114-118. 另外，參閱：Pratapaditya Pal and Julia Meech-Pekarik, *Buddhist Book Illuminations*, New York: Ravi Kumar, 1988. 吉爾吉特寫本的三套筭板上的圖像見於 pp. 51-52, plates 1-3.

von Hinüber 基於策板所在的寫本題記進行印度古文書學的推敲，並且根據所刻畫的虔信者的衣著樣態，參照中亞的類似作品，進而論稱應該屬於第六或第七世紀。⁽⁶⁰⁾此外，在吉爾吉特一帶，還出土碩大的石雕佛像。⁽⁶¹⁾

最後，在宗教的流傳上，正如西藏並非從頭到尾清一色只有佛教，吉爾吉特的歷史同樣是不乏民俗信仰或本教（the Bön Religion）。⁽⁶²⁾

(60)Oskar von Hinüber, "Buddhism in Gilgit Between India and Central Asia," *Ibid.*, pp. 40-41. 另外，參閱：Karl Jettmar, "The Gilgit Manuscripts: Discovery by Instalments,"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4/2 (1981): 3-4, 14; Sunil Khosa, "Paintings of Gilgit Manuscripts," *Art History of Kashmir and Ladakh (Medieval Period)*, New Delhi: Sagar Publications, 1984, pp. 44-48; M. Klimburg, "The Setting, The Western Trans-Himalayan Crossroads," *The Silk Route and the Diamond Path: Esoteric Buddhist Art on the Trans-Himalayan Trade Routes*, edited by Deborah Klimburg-Salter, Los Angeles: UCLA Art Council, 1982, pp. 24-38; Joanna Williams, "The Iconography of Khotanese Painting," *East and West* (new series) 23/1-2 (1973): 109-154.

(61)Deborah Klimburg-Salter (ed.), *The Silk Route and the Diamond Path: Esoteric Buddhist Art on the Trans-Himalayan Trade Routes*, Los Angeles: UCLA Art Council, 1982, figure 4.

(62)例如，參閱：Helmut H. R. Hoffmann, "An Account of the Bon Religion in Gilgit,"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3/2 (1969): 137-145; Karl Jettmar, "Non-Buddhist Traditions in the Petroglyphs of the Indus Valley,"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3, 1985, pp. 751-777; D. L. R. Lorimer, "The Supernatural in the Popular Belief of the Gilgit Regio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uly 1929): 507-536. Lorimer 探討吉爾吉特一帶的民俗信仰流傳過的鬼神或精靈的名稱，包括 Bōyo, De.ū, Peri, Rāch, Chéch, Arwāh, Yach, Yachōlo, Rū.i, Daiyāl.

【參】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的特色

如同任何其它地區，吉爾吉特的佛典寫本既是整部佛典流傳史中的一環，帶有和大潮流約略共通之處，共享一些有關佛陀教法的內涵，但是另一方面也儘可以發展且擁有自己的特色。談到特色，尤其是佛教上的類型特色，一般很習慣用所謂南傳佛教或北傳佛教這二大類型來做區分，並且進一步去決定部派上的歸屬。事實上，為數不少的學者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吉爾吉特佛典寫本，企圖藉由其中很少數的典籍裡面的特定項目，推敲吉爾吉特佛教的類型特色與部派屬性。但是，由於無法確知這些寫本當初是經過很有計畫選定的結果，還是高度隨機的產物，再加上所牽涉的不確定因素實在太多，因此在做跨地區的類型建構或跨時間的歷史探討時，尤其需要格外審慎與保留。剛開始要去認識的時候，較為妥當的辦法，應該還是從這些寫本的整體來出發，而把諸如部派歸屬等先入為主的想法盡可能擋在一邊。

《僧伽吒經》、《三摩地王經》、《般若經》、《妙法蓮花經》、《藥師經》、和《妙譬喻／妙功業》(Avadāna) 等經典在吉爾吉特的出土，大致可以當做吉爾吉特和中亞地區乃至漢地在佛典流傳上的一些共通的愛好所在。至於其中有若干經典在吉爾吉特都還留存好幾個傳本，尤其是《僧伽吒經》和《藥師經》，雖然並非僅出現於吉爾吉特，但至少可以看

成相當引人注目的特色，說明這些經典曾在吉爾吉特受到特別程度的重視。

這些特別引人注目的經典當中，《藥師經》曾被一些較早期的日本學者當成一部疑偽經在看待。但是，後來發現吉爾吉特至少有三個不同傳本的《藥師經》（新德里館藏 serial nos. 10(2), 31, 32, 34, 52, 57），由此才意識到不可能出之於漢地所偽造。⁽⁶³⁾值得注意的是，《藥師經》會成為吉爾吉特佛典的一員，並不存在任何必然因素，而且吉爾吉特的佛典會經過一千多年之後才在二十世紀出土，充其量也不過是一起歷史上的偶然事件。像《藥師經》的例子就足以讓吾人警覺，以前的一些學者以欠缺梵文本為理由，再根據歷代的漢文經錄去論斷一些佛典是否疑偽，實在並不是很可取的辦法，應該有深加檢討的必要。

整個來說，吉爾吉特佛典寫本以經典和律典為主幹，而密乘典籍的比例亦相當可觀，至於論書則寥寥無幾，除了留存下來的 19 張頁片的《阿毗達磨法蘊足論》以及 6 張頁片的《施設足論·世間施設》之外，幾乎看不到任何中觀學派或瑜伽行學派的論書。如果從吉爾吉特所在的喀什米爾地區來衡量，像這樣的情形可以說和一般佛教史學者原先可能的預期

(63) 參閱：新井慧譽，〈經錄からみたシナ譯『藥師經』成立に關する一考察：帛尸梨蜜多羅譯の問題〉，《東方學》第 39 輯（1970 年），頁 19-35.

有極大的差距，因為喀什米爾習慣被認為乃佛教史上製造與流通部派論書的重鎮。既然留存的部派論書在數目上如此微不足道，若要勉強把吉爾吉特佛典寫本所承載的佛教部派化，也就是貼上部派歸屬的固定標籤，在證據上無論如何是站不住腳的。

公元第五世紀末到第八世紀中的吉爾吉特的佛教，不僅無法以部派化來化約處理，而且幾乎找不到證據來顯示與製造大乘論書的幾個學派之間有什麼牽連。具體言之，吉爾吉特的佛典寫本表現的特色之一，就是擁有在種類與數目皆甚為龐大的大乘經典，卻不必拿大乘論著或大乘註疏做陪襯，更不要說以論著或註疏為主而把經典丟在一邊。這個特點若衡之於其時空座標，也是一般佛教史學者難以預料且難以解釋的。

總而言之，吉爾吉特佛典寫本表現的是個異數，雖有少數幾片阿毗達磨論書，卻不見證有所謂「部派佛教時代」的存在，也不支持所謂「大乘論書時代」的說法。這帶給吾人的啟示是，一些論師撰寫論著或註疏是一回事，各地的佛教界是不是廣泛接納這些論師之作而成為論書盛行的「時代」，則是很不相同的另一回事。

吉爾吉特的佛教經典當中，既有聲聞乘的《阿含經》，又有諸多大乘經與密乘的本子，然而在數目的分佈上並不平均，尤其《阿含經》的頁片不多。四部《阿含經》在公元第四世紀

末到第五世紀中葉，都還能夠以份量最少的《長阿含經》二十二卷乃至份量最多的《中阿含經》六十卷被翻譯成漢文。相對地，時代只是晚了一點點的吉爾吉特，《阿含經》的頁片總共才留存 45 張左右；若以吉爾吉特所擁有的大批經典做為背景來衡量，實在是太少了，也難以理解何以會如此。儘管有經典部類在數目上不很平均的問題，以及寫本上面還出現字體的差異，但是如同 Hisashi Matsumura 指出來的，完全找不到證據顯示吉爾吉特存在一般所謂小乘和大乘之間顯著對立的情形。⁽⁶⁴⁾

整體來看，吉爾吉特積極上乃以經教為骨幹，消極上，則在阿毗達磨論書、大乘論書、部派屬性、以及車乘對立幾乎都不怎麼顯著或甚至全然不露痕跡。接著，擬從吉爾吉特擁有哪些佛典以及欠缺哪些佛典，來個別把握其特色。

吉爾吉特的梵文佛典當中，有些雖然還找得到相當的漢譯本和藏譯本，但是梵文本在其它地方都還沒有被發現，而成為梵文本在世間僅存的孤本，例如，《佛說莊嚴王陀羅尼咒經》(Sarva-tathāgatādhīṣṭhāna-sattvāvalokana-buddha-kṣetra-sandarśana-vyūha) (新德里館藏 serial no. 30)、《馬頭觀音心陀羅尼》(Hayagrīva-vidyā) (新德里館藏 serial no. 33(2))、

(64) Hisashi Matsumura, "The Stūpa Worship in Ancient Gilgit,"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2 (1985): 133.

以及《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無垢大乘經》(*Dvādaśadañdaka-nāmāṣṭaśata-vimalikarana*)（新德里館藏總頁碼 1316-1327）。有的佛典目前已知僅存吉爾吉特的傳本及漢譯本，尚未發現其它的梵文本或巴利本，例如，《增一阿含經》(*Ekottarāgama*)裡面有一經（新德里館藏總頁碼 1528.3-1533.6)就屬於這種情形。有的佛典目前已知唯獨吉爾吉特的傳本存世，其相當的任何其它語言的文本，皆尚未發現，例如，《無能勝軍受記所說大乘經》(*Ajitasena-vyākaranā*)（新德里館藏 serial no. 40）。

吉爾吉特的佛典所包含的部類頗為廣泛。對於一些流通較廣的佛典，吉爾吉特和中亞地區乃至漢地都相當一致給予重視。儘管如此，在探討佛典流傳史上另有一些同樣受到注目的現存的梵文本或漢譯本，其相當的傳本卻在吉爾吉特的佛典清單中意外缺席。例如，《法句經／優陀那品》(*Dharma-pada / Udāna-varga*)、《金光明最勝王經》(*Suvarna-prabhāsottama-sūtra*)、《大乘涅槃經》、以及有關阿彌陀佛(*Amitābha / Amitāyus*)的經典，都有若干個中亞傳本及漢譯本，但是並未見到吉爾吉特的傳本。再者，吉爾吉特有《二萬五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一萬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新德里館藏 serial nos. 10(1), 24-28），但是看不到在其它地區流通頗廣的《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而《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早在公元 179 年

就由支婁迦讖（Lokakṣema）譯成《道行般若經》（T.224）。這些例子至少意味著，歷史上佛典流傳的大潮流並不是處處發揮決定的影響力，不僅因為其中牽涉的變數繁多，而且每個地區在接納佛典上，多多少少可以有自己的選擇。結果，佛教研究界相當流行的一個方法，也就是很機械地由某一部佛典在漢地翻譯的年代來推斷其流傳或甚至成立於印度或中亞的年代，⁽⁶⁵⁾即無法毫無保留予以接受，或甚至需要大幅度加以揚棄。

【肆】代結語：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帶給佛教研究的衝擊

吉爾吉特佛典寫本的出土，確實如許多學者指出來的，是佛教研究界的一件大事。至於其影響層面可能深遠到什麼程度，則仍在未定之天。不過，至少可加以確定的是，這將使佛教研究的材料得以大大拓展而益形豐富。就這一點而論，若是像佛教研究中心或從事佛教研究的專門機構，似乎有必要率先把散在四處的相關的第一手與第二手資料盡可能完整

(65)例如，參閱：Akira Hirakawa, *A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Śākyamuni to Early Mahāyāna*, translated by Paul Groner, Asian Studies at Hawaii, no. 3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247-295; Hajime Nakamura, *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 Delhi: Motilal Banarsi Dass Publishers, 1987, pp. 149-234.

地蒐集在一起，如此亦可縮短個別研究者到處找資料所需耗費的寶貴時間。

然而，吉爾吉特佛典寫本基本上只表現成一大堆素材(raw material)，接著還是要看吾人如何施加處理以轉變成學術上可用的材料，如何關聯到現有的其它材料，如何整合到佛教研究進一層的探討路徑，以及如何開闊到能夠讓鄰近學科方便運用，而非老是由極少數很專門的佛教研究者宰制成僅停留在很枝節的問題上繞來繞去卻繞不出去。這些處理上的轉折步驟，在在需要專門且紮實的學術訓練的底子加上相當開闊的格局，也在在可以對研究者的學術投入、學術能力、與學術眼光構成不等程度的挑戰與衝擊。

面對像吉爾吉特佛典寫本這樣的素材，這一方面專業的佛教研究者有必要培養出直接解讀寫本的能力。⁽⁶⁶⁾在佛典傳譯上，華人在歷史上雖然有過極其輝煌的成就，發而為中國佛教史上各個階段皆有目共睹的佛學論述，但在吉爾吉特佛典寫本這麼重大的研究素材上，卻幾乎從頭到尾缺席。Akira Yuyama 特別準備二份書目，使有志於以文獻學的方式來面對梵文佛典寫本的研究者，從梵文的歷史、文法、句法、語音、工具書，乃至一套又一套的寫本集成與目錄，都可以很

(66) 參閱：蔡耀明，〈迎向專業的佛教研究〉，《哲學雜誌》第 32 期（2000 年 5 月），頁 114-126.

方便就查出相關的入門資料。⁽⁶⁷⁾由印度、歐美、及日本的學者所主導的吉爾吉特研究，雖然在語言、文獻、和歷史等方面皆有一定的成績，但是徵諸佛教史的傳統，很清楚的一個事實是，基於佛典所開展的佛學論述，絕非僅止於語言、文獻、和歷史推斷之類的事情可做，另外還有許許多值得深究的課題，例如，去呈現佛典的宗教義理、以及將佛典的宗教義理與實修的步驟和準則結合來探討。換言之，如果要去面對佛典寫本，至少要具備相當充足的文獻學的本事，但是佛教研究並非徹頭徹尾只能做文獻學的事情。從事文獻學工作的研究者沒有理由以文獻學本位的立場來排斥或輕視佛教研究上的其它專業活動，也不該以此立場全面壟斷佛學論述或遂行解釋的暴力，而應該致力於把文獻學的探討成果做到幾近半成品的狀態，不僅很容易就可以結合上佛教研究的其它專業活動，而且要讓鄰近的人文或宗教學科所運用也不至於艱澀到令人望而卻步的程度。否則的話，佛教文獻學如何在全幅的佛教研究乃至更寬廣的人文或宗教學科的世界內找到自己可以著力的位置。

藉由將吾人的觸角延伸到吉爾吉特佛典寫本，可以拓展吾

(67)Akira Yuyama, *A Select Bibliography on the Sanskrit Language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in Buddhist Philology*, revised edition,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2; Akira Yuyama,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 Collection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in Buddhist Philology*,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2.

人佛教研究的視野，這裡面幾乎蘊藏著研究上無限的契機。擺在吾人眼前的一道挑戰與衝擊，將是如何很確實把工夫慢慢用下去，而不是一味搶短線或好高騖遠，然後才有可能逐一開展出由語言、文獻，一直到宗教義理與實修準則的把握，皆說得上真材實料且有憑有據的見地。這雖然是挑戰與衝擊，但同時也可以看成吉爾吉特佛典寫本默默在應許的果實。

【附錄一】

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

新德里館藏書目筆記

【編輯體例和說明】

這份書目筆記所登錄的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絕大部分收藏在新德里的印度國家檔案處（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New Delhi）；至於吉爾吉特所出土而散在其它各地的寫本，則已在正文的部分詳加介紹。之所以特別在此發而為書目筆記，主要是因為新德里館藏的頁片甚多，相關的研究資料也很龐大，若僅止於正文部分的綜合敘述與論陳，恐怕難免遺漏許多細節，是以有必要就這些頁片所構成的文本逐一交代，以收一目了然之效。

這份書目筆記主要根據三大來源。第一是 Raghu Vira 和 Lokesh Chandra 在 1995 年再版的三大本照相複製本《吉爾吉特佛教寫本》(*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以及 Nalinaksha Dutt 從 1939-59 年以天城字體所出版的九本《吉爾吉特寫本》(*Gilgit Manuscripts*)。第二是一些學者初步整理的成果，至於相關的書目，請參閱正文部分的第二節的第一小節「寫本清單及其書目筆記」。第三則是筆者將有關的書籍以及散在各個期刊中的論文盡可能蒐集再逐一閱覽之後的筆記。

由於這份書目筆記以漢文讀者為首要對象且試圖提供在篇幅許可範圍內盡可能涵蓋全面的材料訊息，因此在若干地方即難免重複「寫本清單及其書目筆記」這一小節所羅列的外文作品的整理成果。對於學者在整理過程所付出的辛勞，在

此表示由衷的感謝。儘管如此，看過那些外文作品的讀者將會發現，尤其在文本名稱的標定、相關的漢譯本與研究書目上，這份書目筆記都要來得更為翔實，甚至有許多地方為以前的研究所未觸及。

由於篇幅的顧慮，相關的藏文本或巴利本幾乎都未予提示，這是因為有需要的讀者從文本的梵文或漢文名稱，透過一些現成的佛典目錄，很快就可以查到相關的藏文本或巴利本的所在。再者，由於牽涉的文本實在過於廣泛，若貿然寫出個別文本的經義摘要，將不可避免大量夾帶以訛傳訛的速食訊息，因此目前只好從缺。若能提供經義摘要，當然可使書目筆記更具內涵，但也不該草率行事。較為穩當的一個辦法，應該是慢工出細活式地集體努力；這種由學有專精的研究者集體撰寫經義摘要的情形，可拿最近出版的一本超過 800 頁的書做為借鏡：*Buddhist Philosophy from 100 to 350 A.D.*, edited by Karl H. Potter, *Encyclopedia of Indian Philosophies*, vol. 8, Delhi: Motilal Banarsi Dass Publishers, 1999.

在使用上，讀者若是從頭到尾稍加瀏覽，對於新德里館藏的頁片在文本名稱、校訂本、當代譯本、傳統上的漢譯本、以及學者的研究書目等方面，即可獲致大略的認識。其次，有心的讀者甚至可以從這份書目筆記找到值得進一層推敲的課題或是可進一步細加鑽研的頁片或文本。第三，若是讀者正在某一或某些佛典從事專門的探討，也可以透過這份書目

筆記來看是否存在對應的吉爾吉特傳本，藉以拓展研究材料的參考範圍。

書目筆記永無最終完結之日。由於寫本的頁片殘損的情況到處可見，相關的研究即充滿不確定的成分。希望以此書目筆記做為開端，往後能漸次更正與充實裡面的內容，使得漢文讀者對於保存在新德里的吉爾吉特寫本，可以很方便就有更為完整的把握。

這份書目筆記按照「總頁碼」遞次進行，而「總頁碼」則出自 1995 年再版的三大本照相複製本《吉爾吉特佛教寫本》。有些文本在頁片上標有自己的頁碼，另外有些文本，特別是因為破損，就看不到頁碼。對於看不到頁碼的文本或頁片，這份書目筆記在「個別頁碼」的提示方面，即予從缺。

再者，在 1947-48 年間由 Srinagar 搬到新德里的印度國家檔案處之後，「寫本番號」(serial no.) 是由在佛教研究上並不專門的該檔案處的工作人員編定的，從 1 到 62 總共 62 個號碼，至於編號次序，並無準則可言。然而，這樣的一份編號一直為該檔案處沿用，學術界亦採用至今。

這份書目筆記在「寫本番號」一欄記有「x」的地方，例如總頁碼 1051-1054, 1055-1079, 意指當年並沒有被工作人員辨讀出乃自成一格的文本，因此就沒有給出一個號碼；既然沒有列在該檔案處的「寫本番號」內，為了指稱方便，這份書

目筆記即以「x」行之。

書目筆記全文分成 part I, part II, part III，乃是根據 1995 年再版的三大本照相複製本 *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revised and enlarged compact facsimile edition, volumes 1-3, compiled by Raghu Vira and Lokesh Chandra, Bibliotheca Indo-Buddhica Series, no. 150,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5.)*

Part I

2. Prātimokṣa-sūtra 「波羅提木叉戒經」1-16^{††}

8 張葉片／不完整

【筆記】

參閱 serial nos. 3(1), 4(2), Prātimokṣa-sūtra.

【校訂本】

- * Lokesh Chandra, "Unpublished Gilgit Fragment of the Prātimokṣa-sūtra,"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und Ostasiens und Archiv für Indische Philosophie* 4 (1960): 1-13.

3(1). Prātimokṣa-sūtra 「波羅提木叉戒經」17-60

總頁碼 17-60 / 個別頁碼 1-7, 12-23, 36-38 / 原本該有 38 張葉片，現存22 張葉片

【筆記】

參閱 serial nos. 2, 4(2), Prātimokṣa-sūtra. 吉爾吉特的《波羅提木叉戒經》至少有這三個傳本。

【校訂本】

- * Anukul Chandra Banerjee, "The Prātimokṣa-sūtra," *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29 (1953): 162-174, 266-275, 363-377.
- * Anukul Chandra Banerjee (ed.), *Prātimokṣa-sūtram (Mūlasarvāstivāda)*, Calcutta: Calcutta Oriental Press, 1954.
- * Anukul Chandra Banerjee, *Two Buddhist Vinaya Texts in Sanskrit: Prātimokṣa-sūtra and Bhikṣukarmavākyā*, Calcutta: The World Press, 1977.

【翻譯】

- * Charles S. Prebish (tr.), *Buddhist Monastic Discipline: The Sanskrit Prātimokṣa Sūtras of the Mahāsāṃghikas and Mūlasarvāstivādins*,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43-139.

^{††}此處「2. Prātimokṣa-sūtra 「波羅提木叉戒經」1-16」表示：

Serial No. : 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New Delhi)

Title : Prātimokṣa-sūtra 「波羅提木叉戒經」

總頁碼 : 1-16

以下皆同

【相關漢譯本】

- *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一卷)，唐·義淨於 710 年譯 (T. 1454, vol. 24, pp. 500b-508a)

【研究書目】

- * 尊者勝友 (Viśeṣamitra) 集，《根本薩婆多部律攝》(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saṃgraha) (十四卷)，唐·義淨於 710 年譯 (T. 1458, vol. 24, pp. 525a-617a)
- * J. W. de Jong, "Review of Charles S. Prebish, *Buddhist Monastic Discipline: The Sanskrit Prātimokṣa Sūtras of the Mahāsāṃghikas and Mūlasarvāstivādins*," *Buddhist Studies*, edited by Gregory Schopen,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79, pp. 305-308.
- * Erich Frauwallner,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s," *The Earliest Vinaya and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6, pp. 194-198.
- * Hisashi Matsumura, "Two Notes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Gilgit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36/1-4 (1986-87): 147-153.
- * Charles S. Prebish, "Recent Progress in Vinaya Studies," *Studies in Pali and Buddhism: A Memorial Volume in Honor of Bhikkhu Jagdish Kashyap*, edited by A. K. Narain,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9, pp. 297-306.
- * Akira Yuyama, "Vinaya der Mūlasarvāstivādins," *Systematische Übersicht über die buddhistische Sanskrit-Literatur* (= A Systematic Survey of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Teil 1, Vinaya-Text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79, pp. 12-17.

3(2). Karma-vācanā 「羯磨本」61-92

總頁碼 61-92 / 個別頁碼 39-54 / 16 張葉片

【校訂本】

- * Oskar von Hinüber, "Eine Karmavācanā-Sammlung aus Gilgit,"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19 (1969): 102-132. (涵蓋總頁碼 61-68 / 個別頁碼 39a-42b.)
- * Anukul Chandra Banerjee (ed.), "Bhiksukarmavākyā," *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25/1 (March 1949): 19-30. (涵蓋總頁碼 69-92 / 個別頁碼 43a-54b.)

【相關漢譯本】

- *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Mūlasarvāstivāda-ekaśata-karman) (十卷／第一卷)，唐·義淨於 703 年譯 (T. 1453, vol. 24, pp. 455c-459c)

【研究書目】

- * B. Jinananda (ed.), *Upasampadājñaptih*, Tibetan Sanskrit Works Series, no. 6, Patna: Kashi Prasad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1961.

* Akira Yuyama, "Vinaya der Mūlasarvāstivādins," *Systematische Übersicht über die buddhistische Sanskrit-Literatur* (= A Systematic Survey of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Teil 1, Vinaya-Text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79, pp. 17-19.

4(1). Ekottarāgama 「增一阿含經」93-128

18 張葉片

【校訂本】

- * Yusen ōkubo (大窪祐宣), "The Ekottara-āgama Fragments of the Gilgit Manuscripts: Romanized Text," *Buddhist Seminar* 35 (May 1982): 1-30. (頁 3-7列有梵文諸本、巴利本、漢譯本相當文句的頁碼。)
- * Chandrabhāl Tripāṭhi, *Ekottarāgama-Fragments der Gilgit-Handschrift*,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Monographien Bd. 2, 1981. (筆者未見此文。)

【相關漢譯本】

- * 《增一阿含經·一子品第九·第一經、第二經／不逮品第十一·第五經、第六經／有無品第十五·第三至第五經、第十經／慚愧品第十八·第十經》(五十一卷／第四卷／第五卷／第七卷／第九卷)，東晉·瞿曇僧伽提婆 (Gautama Saṅghadeva) 於 385 或 397 年譯 (T. 125, vol. 2, pp. 562a-c, 566c, 577b-578a, 593a)

【研究書目】

- * 大窪祐宣，〈梵文增一阿含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31 卷第 2 號（1983 年），頁 115-118。
- * 大窪祐宣，〈梵文增一阿含考（その 2）〉，《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32 卷第 2 號（1984 年），頁 148-149。

4(2). Prātimokṣa-sūtra 「波羅提木叉戒經」129-144

【筆記】

參閱 serial nos. 2, 3(1), Prātimokṣa-sūtra.

4(3). Pravrajyā-vastu 「出家事」145-150

3 張葉片

【筆記】

參閱 Pravrajyā-vastu (總頁碼 676-685, 686-706, 1051-1052).

5. Vinaya-vibhaṅga 151-156

3 張葉片／不完整

【相關漢譯本】

-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vibhaṅga) (五十卷)，唐
· 義淨於 703 年譯 (T. 1442, vol. 23, pp. 627a-905a)
- *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Mūlasarvāstivāda-nidāna-mātrikā) (十卷)，
唐 · 義淨於 703 年譯 (T. 1452, vol. 24, pp. 415a-455c)

【研究書目】

- * Akira Yuyama, "Vinaya der Mūlasarvāstivādins," *Systematische Übersicht über die buddhistische Sanskrit-Literatur* (= A Systematic Survey of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Teil 1, Vinaya-Text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79, pp. 19-24.

8. Viśvantara-avadāna 157-174**【筆記】**

和總頁碼 1332-1349 (serial no. 8, Viśvantara-avadāna) 完全一樣。

【研究書目】

- * Kabita Das Gupta, *Viśvantarāvadāna: Eine Buddhistische Legende*, Inaugural Dissertation,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1978, p 5.

24/25. Pañcavim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175-542

總頁碼 175-542 / 個別頁碼 1-187b

【筆記】

「二萬五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

個別頁碼 54, 75, 76 缺頁。

個別頁碼 1, 3, 4, 5, 72-74, 105 並無頁碼記號。

在個別頁碼 149 之後，雖然頁碼 150 照常出現，但是內容從第二十一章的中間一下子中斷，跳到第三十章，因此中間漏掉大約三十張頁片。

在個別頁碼 187b, 第三十七章結束，文本突然從二萬五千頌本換成一萬八千頌本的第四十八章。

【翻譯】

- *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with the divisions of the Abhisamayālankā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相關漢譯本】

- *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十卷)，西晉 · 竺法護 (Dharmarakṣa) 於 286 年譯 (T. 222, vol. 8, pp. 147a-216b)
- *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二十卷)，西晉 · 無羅叉／無叉羅 (Mokṣala) 於 291 年譯 (T. 221, vol. 8, pp. 1a-146c)

- *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二十七卷)，姚秦·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於 404 年譯 (T. 223, vol. 8, pp. 217a-424a)
-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七十八卷)，唐·玄奘於 660-663 年譯 (T. 220 (2), vol. 7, pp. 1b-426a)

【研究書目】

- * Edward Conze, "The Literature on Perfect Wisdom," *The Middle Way* 27/1(1952): 20-23.
- * Edward Conze, *Thirty Years of Buddhist Studies: Selected Essays*, Oxford: Bruno Cassirer, 1967.
- * Edward Conze, *Further Buddhist Studies: Selected Essays by Edward Conze*, Oxford: Bruno Cassirer, 1975.
- * Edward Conze, *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Bibliographia Philologica Buddhica*, no. 1, Tokyo: The Reiyukai, 1978, pp. 34-40.
- * Hanayama Shōyū, A Summary of Various Research on 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by Japanese Scholars, *Acta Asiatica* 10 (1966): 16-93.
- * 三枝充惠，〈般若經の諸文獻〉，《般若經の真理》(東京：春秋社，1971年)，頁 64-66。
- * 三枝充惠，〈般若經の成立〉，《講座·大乘佛教 2：般若思想》，平川彰、梶山雄一、高崎直道編 (東京：春秋社，1983年)，頁 111-112。
- * 真野龍海，〈般若波羅蜜多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2年)。
- * 真野龍海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般若波羅蜜多思想論集：真野龍海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2年)。
- * 副島正光，〈般若經典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春秋社，1980年)。
- * 渡邊章悟，〈般若部〉，《大乘經典解說事典》，勝崎裕彥等編 (東京：北辰堂，1997年)，頁 47-88。

25/28. Aṣṭādaś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542-675

總頁碼 542-675 / 個別頁碼 187b-308a

【筆記】

「一萬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

包含第四十八到八十二章。

個別頁碼 208, 211a-218a, 300 缺頁。

個別頁碼 195, 206, 207, 267 並無頁碼記號。

個別頁碼 218b-263b (第五十五到六十九章)，總共 45 張頁片，由 Giuseppe Tucci 代表巴基斯坦政府購得。

個別頁碼 308a 為一萬八千頌本的結尾，背面為空白頁。

【校訂本／翻譯】

- * Edward Conze (ed. & tr.),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Aṣṭādaś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Chapters 55 to 70 Corresponding to the 5th Abhisamaya*,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62. (包含個別頁碼 215b-265a.)
- * Edward Conze (ed. & tr.),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Aṣṭādaś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Chapters 70 to 82 Corresponding to the 6th, 7th and 8th Abhisamayas*,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4. (包含個別頁碼 265a-308a.)

【翻譯】

- *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with the divisions of the Abhisamayālaṅkā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相關漢譯本】

-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會》(五十九卷)，唐·玄奘於 660-663 年譯 (T. 220 (3), vol. 7, pp. 427b-761b)

【研究書目】

- * Edward Conze, *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Bibliographia Philologica Buddhica, no. 1, Tokyo: The Reiyukai, 1978, pp. 40-45.
- * 三枝充惠，〈般若經の諸文獻〉，《般若經の真理》(東京：春秋社，1971年)，頁 65-68.
- * 三枝充惠，〈般若經の成立〉，《講座·大乘佛教 2：般若思想》，平川彰、梶山雄一、高崎直道編 (東京：春秋社，1983 年)，頁 112-113.
- * 渡邊章悟，〈般若部〉，《大乘經典解說事典》，勝崎裕彥等編 (東京：北辰堂，1997 年)，頁 47-88.

Part II

1. Vinaya-vastu 「毗奈耶事／律事」676-1050

【校訂本】

- * S. Bagchi (ed.), *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vastu*, vol. I,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6-1,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7.
- * S. Bagchi (ed.), *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vastu*, vol. II,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6-2,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70. (這二冊根據的是 Dutt 的校訂本。)

【研究書目】

- * Hisashi Matsumura,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nayavastu of the Mulasarvastivadins," *Buddhist Heritage in India and Abroad*, edited by G. Kuppuram and K. Kumudamani, Delhi: Sundeep Prakashan, 1992, pp. 169-189. (頁172-176列有吉爾吉特「毗奈耶事／律事」散在各地的葉片前後相承的頁碼一覽表。)
- * Gregory Schopen, "On Avoiding Ghosts and Social Censure: Monastic Funerals in the *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0 (1992): 1-39.
- * Gregory Schopen, "The Lay Ownership of Monasteries and the Role of the Monk in Mūlasarvāstivādin Monasticism,"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9/1 (1996): 81-126.
- * Akira Yuyama, "Vinaya der Mūlasarvāstivādins," *Systematische Übersicht über die buddhistische Sanskrit-Literatur* (= A Systematic Survey of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Teil 1, Vinaya-Text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79, pp. 24-32.
- * 平川彰，《律藏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70年)，頁95-99, 621-629.

總頁碼 676-685: *Pravrajyā-vastu* 第一「出家事」

【筆記】

個別頁碼 1-2, 8-42 缺頁，僅存個別頁碼 3a-7b.

參閱：*Pravrajyā-vastu* (總頁碼 145-150, 686-706, 1051-1052).

【校訂本】

- * Lokesh Chandra, *The Gilgit Fragments of the Pravrajyāvastu*,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70.
- * Nalinaksha Dutt, "Gilgit Ms. of the Vinaya Piṭaka," *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14/2 (1938): 409-424. (涵蓋的部分，相當於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4, 1950, pp. 1-25.)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4, 1950, pp. 1-68.
- * Claus Vogel, Klaus Wille (eds.), *Some Hitherto Unidentified Fragments of the Pravrajyāvastu Portion of the Vinayavastu Manuscript Found Near Gilgit*,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I,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no. 7, Jahrgang 1984,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相關漢譯本】

-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四卷)，唐·義淨於 700-711 年譯 (T. 1444, vol. 23, pp. 1020b-1041a)

【研究書目】

- * Helmut Eimer (ed.), *Rab tu 'byuñ ba'i gzi, die tibetische Übersetzung des Pravrajyāvastu im Vinaya der Mūlasarvāstivādin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3.
- * Jampa Losang Panglung,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Uddānas in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edited by Michael Aris and Aung San Suu Kyi,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1980, pp. 226-232.

* Shizuka Sasaki, "Fo-ê-p'i-t'an-ching-ch'u-chia-hsiang-p'in 佛阿毗曇經出家相品：its relation with Śālistambasūtra and Catuspariṣatsūtra,"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 33/2 (1985): 16-23.

總頁碼 686-706 / 個別頁碼 43a-53a: Pravrajyā-vastu 第一「出家事」

【筆記】

收藏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原先由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所獲取。

參閱：Pravrajyā-vastu (總頁碼 145-150, 676-685, 1051-1052).

【校訂本】

* Sylvain Lévi, "Note sur des manuscrits sanscrits provenant de Bamiyan(Afghanistan), et de Gilgit (Cachemire)," *Journal Asiatique*, Tome CCXX (1932):26-35. (涵蓋個別頁碼 49b-53a.)

【校訂本／翻譯】

* Volkbert Näther, "Saṃgharakṣitāvadāna," *Das Gilgit-Fragment Or. 11878A im Britischen Museum zu London: Herausgegeben, mit dem Tibetischen verglichen und übersetzt*, Inaugural Dissertation,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Lahn, 1975, pp. 21-40, 59-82. (涵蓋個別頁碼 43a1-48b4.)

* Volkbert Näther, "Nāgakumārāvadāna," *Das Gilgit-Fragment Or. 11878A im Britischen Museum zu London*, 1975, pp. 41-44, 83-87. (涵蓋個別頁碼 48b4-49b2.)

* Volkbert Näther, "Text Lévi," *Das Gilgit-Fragment Or. 11878A im Britischen Museum zu London*, 1975, pp. 45-58, 88-106. (涵蓋個別頁碼 49b3-53a10.)

【相關漢譯本】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四卷)，唐·義淨於 700-711 年譯 (T. 1444, vol. 23, pp. 1020b-1041a)

【研究書目】

* P. L. Vaidya (ed.), "Chapter 23: Saṃgharakṣitāvadānam," *Divyāvadān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20,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59, pp. 204-212.

* P. L. Vaidya (ed.), "Chapter 24: Nāgakumārāvadānam," *Divyāvadān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20,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59, pp. 213-214.

總頁碼 707-723 / 個別頁碼 53b, 55a-60b, 65a-66b: Poṣadha-vastu 第二「布薩事」

【筆記】

個別頁碼 53b 收藏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原先由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所獲取。

Dutt 有過個別頁碼 54, 64, 但已失落，且不在新德里的複製本內。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4, 1950, pp. 69-116 (由個別頁碼 53b 開始，寫本缺頁部分由藏文本還原).
- * Sylvain Lévi, "Note sur des manuscrits sanscrits provenant de Bamiyan(Afghanistan), et de Gilgit (Cachemire)," *Journal Asiatique*, Tome CCXX (1932):35-36 (涵蓋個別頁碼 53b).

【研究書目】

- * Ven. Muwagama Gnanaseeha, "Poṣadha: A Study Based on the Vinayavastu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s," *Ānanda: Papers on Buddhism and Indology -- A Felicitation Volume Presented to Ananda Weihena Paliya Guruge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edited by Y. Karunadasa, Colombo: The Felicitation Volume Editorial Committee, 1990, pp. 172-176.

總頁碼 724-731 / 個別頁碼 71-74: Pravāraṇā-vastu 第三「隨意事」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4, 1950, pp. 117-130.

【相關漢譯本】

-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隨意事》(一卷)，唐·義淨於 700-711 年譯 (T. 1446, vol. 23, pp. 1044c-1048b)

總頁碼 732-742.6 / 個別頁碼 75-80a6: Varṣā-vastu 第四「安居事」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4, 1950, pp. 131-155.

【相關漢譯本】

-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一卷)，唐·義淨於 700-711 年譯 (T. 1445, vol. 23, pp. 1041a-1044c)

總頁碼 742.6-765.3 / 個別頁碼 80a6-91b3: Carma-vastu 第五
「皮革事」

【校訂本】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4, 1950, pp. 157-210.

【相關漢譯本】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二卷)，唐·義淨於 700-711 年譯 (T. 1447, vol. 23, pp. 1048c-1057b)

【研究書目】

* 平岡聰，〈*Divyāvadāna* 第 1 章の文獻學的問題點：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との比較〉，《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42 卷第 2 號（1994 年），頁 136-141.

總頁碼 765.3-791.8 / 個別頁碼 91b3-93, 129-139b8: Bhaisajya-vastu 第六「藥事」

【筆記】

個別頁碼 94-128 缺頁。

【校訂本】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1, 1947, pp. i-xiv. (涵蓋個別頁碼 91b-93a.)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1, 1947, pp. 244-288. (涵蓋個別頁碼 129-139.) (Dutt 本的 pp. 241-243 的寫本葉片正好是有一張，為 Mohammed Ali Shaha 送到 Poona 的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當做樣本以求售，卻由 P. V. Bapat 轉寫成天城字體，連同葉片的照相本一起出版。Dutt 由於手頭上沒有這一張葉片，因此就根據 *Divyāvadāna* 來進行其校訂本。參閱：P. V. Bapat, "Another Valuable Collection of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containing among others The Śrāmanya-phala Sūtra in Sanskrit,"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30/3-4 (1949): plate II(c) and II(d).)

* Raniero Gnoli (ed.), "Appendix,"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Śayanāsanavastu and the Adhikaraṇavastu: Being the 15th and 16th Sections of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8, pp. 111-112. (相當於 Dutt, III, 1, pp. 241-243.)

【相關漢譯本】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十八卷)，唐·義淨於 700-711 年譯 (T. 1448, vol. 24, pp. 1a-97a)

總頁碼 791.8-863.10 / 個別頁碼 139b8-175b10: Civara-vastu
第七「衣事」

【校訂本】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2, 1942, pp. 1-148.

【研究書目】

* R. C. Majumdar,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Gilgit Manuscripts," *B. C. Law Volume*, part I, edited by D. R. Bhandarkar and et al., Calcutta: The Indian Research Institute, 1945, pp. 134-141.

總頁碼 863.10-872.10 / 個別頁碼 175b10-180a10: Kathina-vastu
第八「羯恥那（衣）事／堅（衣）事」

【校訂本】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2, 1942, pp. 148-170.

【翻譯】

* Kun Chang (t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athinavastu*, Indo-Iranian Monographs, vol. I, 'S-gravenhage: Mouton & Co., 1957.

【相關漢譯本】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羯恥那衣事》(一卷) , 唐·義淨於 700-711 年譯 (T. 1449, vol. 24, pp. 97b-99a)

【研究書目】

* Heinz Bechert, "Review of Kun Cha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athinavastu*"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10(1960-1961): 203-205.

* Hisashi Matsumura,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nayavastu of the Mulasarvastivadins," *Buddhist Heritage in India and Abroad*, edited by G. Kuppuram and K. Kumudamani, Delhi: Sundeep Prakashan, 1992, pp. 179-182.

總頁碼 873.1-882.10 / 個別頁碼 180b1-185a10: Kośāmbaka-vastu 第九「Kośāmbaka 事」

【校訂本】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2, 1942, pp. 171-196.

【研究書目】

* 《中阿含經·第 72 經·長壽王本起經》(六十卷／第十七卷) ,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 (Gautama Saṅghadeva) 於 397-398 年譯 (T. 26, vol. 1, pp. 532c-539b)

- * 平川彰，〈律藏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70年），頁384-389。
- * 塚本啟祥，〈コーサンビ一抗爭の由來に關する問題點〉，《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7卷第2號（1959年），頁170-173。

總頁碼 883.1-889.1 / 個別頁碼 185b1-188b1: Karma-vastu 第十「羯磨事」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2, 1942, pp. 197-211.

【翻譯】

- * 山極伸之，〈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犍度部の研究（2）：Karmavastu 和譯〉，《佛教史學研究》第32卷第1號（1989年），頁28-49。

【研究書目】

- * 山極伸之，〈驅出羯磨の起源：Vinaya と Nikāya の關係〉，《佛教研究》第23號（1994年），頁21-35。

總頁碼 889.1-917.9 / 個別頁碼 188b1-202b9: Pāṇḍu-lohitaka-vastu 第十一「黃・赤（比丘）事」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3, 1943, pp. 3-58.

【研究書目】

- * 《十誦律・般荼盧伽法》（六十一卷／第三十一卷），後秦・弗若多羅（Puṇyatara）共鳩摩羅什（Kumārajīva）於399-413年譯（T. 1435, vol. 23, pp.221a-228b）

總頁碼 917.9-930.9 / 個別頁碼 202b9-209a9: Pudgala-vastu 第十二「人事」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3, 1943, pp. 59-88.

總頁碼 930.9-935.8 / 個別頁碼 209a9-211b8: Pārivāsika-vastu 第十三「別住事」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3, 1943, pp. 91-103.

總頁碼 935.9-940.5 / 個別頁碼 211b9-214a5: Poṣadha-sthāpanavastu 第十四「開布薩事／遮布薩事」

【校訂本】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3, 1943, pp. 105-117.

總頁碼 940.5-949 / 個別頁碼 214a5-218b: Śayanāsana-vastu 第十五「臥坐具事」

【筆記】

個別頁碼 219-340 缺頁。

個別頁碼 323-332a 為巴基斯坦政府獲取，由 Gnoli 校訂出版：Raniero Gnoli (ed.),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Śayanāsanavastu and the Adhikaraṇavastu: Being the 15th and 16th Sections of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8, pp. 3-56.

第十六「諍事」(Adhikaraṇa-vastu 葉片 332a3-350a5)，亦為巴基斯坦政府獲取，由 Gnoli 校訂出版：Raniero Gnoli (ed.),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Śayanāsanavastu and the Adhikaraṇavastu: Being the 15th and 16th Sections of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8 pp. 59-110. 另外，參閱：佐佐木閑，〈根本有部律 Adhikaraṇavastu について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32 卷第 1 號（1983 年），頁 174-175.

【校訂本】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3, 1943, pp. 119-144.

總頁碼 950-1029 / 個別頁碼 341a-380: Bhaisajya-vastu 第六「藥事」

【筆記】

個別頁碼 381-412 缺頁。

Dutt 有過個別頁碼 381-399，但已失落，且不在新德里的複製本內。

總頁碼 766-791 (個別頁碼 91b-139b) 也屬於「藥事」，和這兒的「藥事」相較，若非分別屬於不同的「毗奈耶事」傳統，即有可能是寫本的抄寫者在葉片次序上的誤植所造成。Chandra 認為吉爾吉特所出土的「藥事」至少有二個不同的傳本：Lokesh Chandra, "Introduction," *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ume 1, 1995. p. 17.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1, 1947, pp. 1-149.
- * Hisashi Matsumura, "Appendix II: The Mahāsudarśanasūtra in the Bhaisajyavastu," *The Mahāsudarśanāvadāna and the Mahāsudarśanasūtra*,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88, pp. 129-132. (涵蓋總頁碼 1002.5-1002.10 / 個別頁碼 367a5-367a10.)

【相關漢譯本】

-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十八卷)，唐·義淨於 700-711 年譯 (T. 1448, vol. 24, pp. 1a-97a)

總頁碼 1030-1050 / 個別頁碼 413-423: *Samghabhedavastu* 第十七「破僧事」

【筆記】

個別頁碼 350a-512 為巴基斯坦政府獲取，由 Gnoli 校訂出版：Raniero Gnoli (ed.),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ṅghabhedavastu: Being the 17th and Last Section of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part I, II,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 1978.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4, 1950, pp. 211-255.

【相關漢譯本】

-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二十卷)，唐·義淨於 700-711 年譯 (T.1450, vol. 24, pp. 99a-206a)

【研究書目】

- * Takamichi Fukita, "The Mahāvadānasūtra: A Reconstruction of Chapter[s] IV & V," *Memoirs of the Postgraduate Research Institute, Bukkyō University* 13(1985): 17-52.
- * Takamichi Fukita, "On and around Hybrid Sanskrit in the Mahāvadānasūtra and the Saṅghabhedavastu,"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 35/1 (1986): 12-14.
- * Raniero Gnoli (ed.),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ṅghabhedavastu: Being the 17th and Last Section of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part I, Rome: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 pp. xvi-xxvi.
- * Shizuka Sasaki, "Fo-ê-p'i-t'an-ching-ch'u-chia-hsiang-p'in 佛阿毗曇經出家相品：its relation with Śālistambasūtra and Catusparisatṣatsūtra,"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33/2 (1985): 16-23.
- * Ernst Waldschmidt, *Das Mahāvadānasūtra: ein kanonischer Text über die sieben letzten Buddhas*, 2 volumes, 1953-1956, Berlin: Akademie-Verlag.
- * 吹田隆道，〈梵文「大本經」の復元に関する若干の問題〉，《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33 卷第 2 號（1985 年），頁 132-133。

* 草間法照，〈*Mahāvadānasūtra* に關する一考察〉，《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2 卷第 1 號（1973 年），頁 383-388.

x Unidentified folios 1051-1054

【筆記】

參閱：*Pravrajyā-vastu* (總頁碼 145-150, 676-685, 686-706).

【校訂本】

- * Raghu Vira (ed.), "Un-Identified Folios (fac 1051-1054)," *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revised and enlarged compact facsimile edition), volume 1, edited by Raghu Vira and Lokesh Chandra,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5, pp.17-20.
- * Claus Vogel, Klaus Wille (eds.), *Some Hitherto Unidentified Fragments of the Pravrajyāvastu Portion of the Vinayavastu Manuscript Found Near Gilgit*,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I,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no. 7, Jahrgang 1984,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Vogel 和 Wille 認定總頁碼 1051-1054 屬於 *Pravrajyā-vastu*.)

x Bhaisajya-vastu 「藥事」 1055-1079

【相關漢譯本】

-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十八卷)，唐·義淨於 700-711 年譯 (T. 1448, vol. 24, pp. 1a-97a)

總頁碼 1055-1056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1, 1947, pp. vii-xi.
- * Raghu Vira (ed.), "Bhaisajyavastu (fac. 1055-1079)," *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revised and enlarged compact facsimile edition), volume 1, edited by Raghu Vira and Lokesh Chandra,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5, pp.20-21.

總頁碼 1061-1079 / 19 張葉片

【筆記】

相當於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1, 1947, pp. 176-233.

【校訂本】

- * Heinz Bechert, *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Versammlungen aus zentralasiatisch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vol. I: Die Anavataptagāthā und die Sthaviragāthā,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61. pp. 1-5 (涵蓋總頁碼 1061-1065), 10 (涵蓋總頁碼 1069),

11 (涵蓋總頁碼 1067), 12 (涵蓋總頁碼 1068).

- * Raghu Vira (ed.), "Bhaiṣajyavastu (fac. 1055-1079)," *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revised and enlarged compact facsimile edition)*, volume 1, edited by Raghu Vira and Lokesh Chandra,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5, pp. 22-23.

【研究書目】

- * Richard Salomon,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pp. 30-33.
- * Claus Vogel, Klaus Wille (eds.), *Some Hitherto Unidentified Fragments of the Pravrajyāvastu Portion of the Vinayavastu Manuscript Found Near Gilgit*,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I,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no. 7, Jahrgang 1984,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6. Mahāpratisarā / Mahāpratisarā-vidyā-rājñī 1080-1129

50 張葉片 / 一面有 5 行

【筆記】

參閱：serial nos. 14, 15, 17, *Mahāpratisarā* (大隨求).

【相關漢譯本】

- * 《普遍光明清淨熾盛如意寶印心無能勝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Buddhābhāṣinām samanta-jvala-mālā-viśuddhe sphurikṛta-cintā-maṇi-mudrā-hṛdaya-aparājita-dhāraṇī-pratisarāḥ mahāvidyā-rāja) (二卷)，唐·不空 (Amoghavajra) 於 746-774 年譯 (T. 1153, vol. 20, pp. 622b-637b)
- * 《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Mahāpratisarā-dhāraṇī-sūtra) (一卷)，唐·寶思惟 (Ratnacinta) 於 693 年譯 (T. 1154, vol. 20, pp. 637b-644b)

【研究書目】

- * Sukumar Sen, "On dhāraṇī and Pratisarā," *Studies of Esoteric Buddhism and Tantris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Koyasan*, edited by Koyasan University, Koyasan: Koyasan University, 1965, pp. 67-72.
- * 古坂紘一，〈大隨求陀羅尼をめぐって〉，《北陸宗教文化》第3號 (1991年)，頁 36-46.
- * 古坂紘一，〈大隨求陀羅尼における梵藏漢文の比較對照〉，《インド學密教學研究：宮坂宥勝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下卷，宮坂宥勝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 (京都：法藏館，1993 年)，頁 201-238. (以上四文，並未用到吉爾吉特的傳本。)
- * 淺井覺超，〈『大隨求陀羅尼經』梵藏漢對照研究〉，《密教文化》第162號 (1988 年)，頁 104-91.
- * 塚本啟祥等編，《梵語佛典的研究 (IV)：密教經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89 年)，頁 82-84.

14. Mahāsannipāta-Ratnaketu-sūtra 1130-1138

9 張葉片 / 一面有 7 行

【筆記】

參閱：serial nos. 7, 29, Mahāsannipāta-Ratnaketu-sūtra.

15. Mahāpratisarā / Mahāpratisarā-vidyā-rājñī 1139-1156

總頁碼 1139-1156 / 個別頁碼 4-12 / 9 張葉片 / 一面有 9 行

【筆記】

參閱：serial no. 6, Mahāpratisarā.

17. Mahāpratisarā / Mahāpratisarā-vidyā-rājñī 1157-1165

9 張葉片 / 一面有 6 行

【筆記】

參閱：serial no. 6, Mahāpratisarā.

7. Mahāsannipāta-Ratnaketu-sūtra 1166-1288

總頁碼 1166-1284 / 個別頁碼 4-19, 22-43, 47-48, 65-68, 70-71, 88-93, 98 / 58 張葉片

【筆記】

異名：*Ratnaketu-dhāraṇī-sūtra / Ratnadhvaja-sūtra*.

參閱：serial nos. 14, 29, Mahāsannipāta-Ratnaketu-sūtra. Serial nos. 7, 14, 29 相互銜接而共同構成一個傳本。根據對應的漢譯本與藏譯本，總共應該有 13 品，但是吉爾吉特傳本缺第 7-9 品。

【校訂本】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V, 1959, pp. 1-138. (Dutt 校訂本的標題為 *Mahāsannipāta-Ratnaketu-dhāraṇī-sūtra*，並且其校訂本僅根據 serial no. 7, 而沒有用到 serial nos. 14, 29.)

* 久留宮圓秀校訂，《梵文寶星陀羅尼經 Ratnaketuparivarta: Sanskrit Text》(京都：平樂寺書店，1978 年)。（頁 xv 註 1 提示吉爾吉特傳本的這三個番號在頁片的銜接次序。）

【相關漢譯本】

*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第九》(六十卷／第十九至二十一卷)，北涼·曇無讖 (Dharma-kṣema) 於 414-426 年譯 (T. 397, vol. 13, pp. 129a-154a)

* 《寶星陀羅尼經》(十卷)，唐·波羅頗蜜多羅 (Prabhāmitra) 於 627 年譯 (T. 402, vol. 13, pp. 537a-582c)

【參考書目】

- * A. F. Rudolf Hoernle (ed. & tr.), "Ratnadhvaja, in the Mahāsaṃnipāta sūtra,"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6, pp. 100-103.
- * Yenshu Kurumiya, "Bibliographical Notes of the Ratnaketuparivarta," 《法華文化研究》創刊號（1975年），頁39-45。
- * 久留宮圓秀，〈Ratnaketuparivartaの一偈頌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4卷第1號（1975年），頁67-72。
- * 久留宮圓秀，〈藏譯寶星陀羅尼經：'Dus pa chen po rin po che tog gi gzuṇs」（京都：平樂寺書店，1979年）。
- * 松田慎也，〈大集部・寶星陀羅尼經 *Ratnaketu-dhāraṇī-sūtra*〉，《大乘經典解說事典》，勝崎裕彥等編（東京：北辰堂，1997年），頁187-190。

x Ārya-buddha-balādhāna-prātiḥārya-vikurvāṇa-nirdeśa-sūtra
1289-1297

【筆記】

異名：*Ārya-buddha-bala-vardhana-prātiḥārya-vikurvāṇa-nirdeśa-sūtra* (東北目錄 No. 186).

「佛力所持神變自在經」

不完整，大約只有整部四分之一篇幅。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V, 1959, pp. 171-183.

【參考書目】

- * Gregory Schopen, "The Five Leaves of the Buddha-balādhāna-prātiḥārya-vikurvāṇa-nirdeśa-sūtra Found at Gilgit,"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5 (1978):319-336.
- * Chandrabhal Tripathi, "Gilgit-Blätter der Mekhalā-dhāraṇī"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Heft 7 (1981): 153-161.

29. Mahāsaṃnipāta-Ratnaketu-sūtra 1298-1315

總頁碼 1298-1315 / 個別頁碼 100-108 / 9 張葉片

【筆記】

參閱：serial nos. 7, 14, Mahāsaṃnipāta-Ratnaketu-sūtra.

x Dvādaśadañdaka-nāmāṣṭaśata-vimalikaraṇā 1316-1327

總頁碼 1316-1327 / 個別頁碼 109a1-114b1 / 6 張葉片

【筆記】

本經的梵文寫本在其它地方尚未發現。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 1939, pp. 91-100. (Dutt 校訂本的標題為 Āryaśri-mahādevi-vyākaraṇa.)

【相關漢譯本】

- * 《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無垢大乘經》(一卷)，唐·不空 (Amoghavajra) 於 720-774 年譯 (T. 1253, vol. 21, pp. 253b-255c)

【研究書目】

- * 塚本啟祥等編，《梵語佛典の研究 (IV)：密教經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89 年)，頁 141-142.

x Mekhalā-dhāraṇī-sūtra 1327-1331

總頁碼 1327-1331 / 個別頁碼 114b2-116b6 / 3 張葉片

【校訂本】

- * Chandrabhal Tripathi, "Gilgit-Blätter der Mekhalā-dhāraṇī"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Heft 7 (1981): 153-161.

【相關漢譯本】

- * 《佛說寶帶陀羅尼經》(一卷)，宋·施護 (Dānapāla) 於 1007 年譯 (T. 1377, vol. 21, pp. 898c-901b)

8. Viśvantara-avadāna 1332-1349

總頁碼 1332-1349 / 個別頁碼 5a-8, 10-14b / 9 張葉片

【筆記】

和總頁碼 157-174 (serial no. 8, Viśvantara-avadāna) 完全一樣。此外，總頁碼 3314-3315 也屬於 Viśvantara-avadāna.

Viśvantara: 人名，其巴利文為 Vessantara，至於漢譯的「須大拏」則為 Sudāna，意指「善施」。

【校訂本／翻譯】

- * Kabita Das Gupta, *Viśvantarāvadāna: Eine Buddhistische Legende*. Inaugural Dissertation,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1978.

【相關漢譯本】

- * 《六度集經》(八卷／第二卷)，吳·康僧會於 251 年譯 (T. 152, vol. 3, pp. 7c-11a)
- * 《太子須大拏經》(一卷)，西秦·聖堅於 388-409 年譯 (T. 171, vol. 3, pp. 418c-424a)
-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十八卷／第十四卷)，唐·義淨於 700-711 年譯 (T. 1448, vol. 24, pp. 64c-69a)
-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二十卷／第十六卷)，唐義淨於 700-711 年譯 (T. 1450, vol. 24, pp. 181a-184b)
- * 《經律異相》(五十卷／第三十一卷)，梁·寶唱等於 516 年集 (T. 2121, vol. 53, pp. 164c-166c)

【參考書目】

- * Margaret Cone and Richard F. Gombrich. *The Perfect Generosity of Prince Vessantara: A Buddhist Epic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and illustrated by unpublished paintings from Sinhalese templ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 * Étienne Lamotte, *Le Traité de la Grande Vertu de Sagesse de Nāgārjuna(Mahāprajñā pāramitāśāstra)*, vol. II, Chapitres XV-XXX, Louvain: Université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81 (first published in 1949), pp. 713-714.
- * Jampa Losang Panglung,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Uddānas in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edited by Michael Aris and Aung San Suu Kyi,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1980, pp. 226-232.

9. Māndhātā-avadāna and Dharmarucy-avadāna 1350-1379

總頁碼 1350-1379 / 個別頁碼 80-81, 86-89, 99, 119 / 15 張葉片

總頁碼 1350-1374: Māndhātā-avadāna

總頁碼 1374-1379: Dharmarucy-avadāna

【筆記】

相當於 *Divyāvadāna* 的第十七和十八章。

參閱：Māndhātā-avadāna (總頁碼 1432-1451); Dharmarucy-avadāna (總頁碼 1452-1483).

【校訂本】

- * Adelheid Mette, "Ein Gilgit-Fragment des Padmāvatī-avadāna," *Zur Schulzugehörigkeit von Werken der Hinayāna-Literatur*, edited by Heinz Bech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5, pp. 225-238. (涵蓋總頁碼 1362-1365, Mette 認定總頁碼 1362-1363 屬於 Candraprabha-avadāna; 總頁碼 1364-1365 屬於 Padmāvatī-avadāna.)

10(1). Vajracchedikā 1380-1393

總頁碼 1380-1393 / 個別頁碼 5, 7-12b / 7 張葉片

【校訂本】

- * N. P. Chakravarti, "The Gilgit Text of the Vajracchedikā," in Giuseppe Tucci, *Minor Buddhist Texts*, part I, appendix II, Serie Orientale Roma, no. IX.1,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6, pp. 173-192.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V, 1959, pp. 139-170.
- * P. L. Vaidya (ed.), "Chapter 2: Vajracchedikā Nāma Triśatikā Prajñāpāramitā," *Mahāyāna-sūtra-saṃgraha*, part I,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7,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1, pp. 75-89.

【校訂本／翻譯】

- * Edward Conze (ed. & tr.),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erie Orientale Roma, no. 13.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7.
- * Gregory Schopen, "The Manuscript of the Vajracchedikā Found at Gilgit,"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at Vehicle: Three Mahāyāna Buddhist Texts*, edited by Luis O. Gómez and Jonathan A. Silk,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9, pp. 89-139.

【相關漢譯本】

-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 (Kumārajiva) 於 402 年譯 (T. 235, vol. 8, pp. 748c-752c)
-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元魏·菩提流支 (Bodhiruci) 於 509 年譯 (T. 236, vol. 8, pp. 752c-761c)
-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陳·真諦 (Paramārtha) 於 562 年譯 (T. 237, vol. 8, pp. 762a-766c)
- * 《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隋·笈多 (Dharmagupta) 於 590 年譯 (T. 238, vol. 8, pp. 766c-771c)
-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一卷), 唐·玄奘於 660-663 年譯 (T. 220 (9), vol. 7, pp. 980a-985c)
- * 《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 唐·義淨於 703 年譯 (T. 239, vol. 8, pp. 771c-775b)

【研究書目】

- * Edward Conze, *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Bibliographia Philologica Buddhica*, no. 1, Tokyo: The Reiyukai, 1978, pp. 60-66.
- * Akira Yuyama, *Indic Manuscripts and Chinese Blockprints (Non-Chinese Texts) of the Oriental Collection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Library, Canberra: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67, pp. 61-83.

- * 三枝充惠，〈般若經の諸文獻・金剛般若經〉，《般若經の真理》（東京：春秋社，1971年），頁69-74。
- * 三枝充惠，〈般若經の成立〉，《講座・大乘佛教2：般若思想》，平川彰、梶山雄一、高崎直道編（東京：春秋社，1983年），頁87-122。
- * 梶芳光運譯，〈金剛般若經の諸本について〉，《佛典講座6：金剛般若經》（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72年），頁11-30。
- * 渡邊章悟，〈般若部〉，《大乘經典解說事典》，勝崎裕彥等編（東京：北辰堂，1997年），頁47-88。

10(2). Bhaisajya-guru-vaidūrya-prabha-rāja-sūtra 1394-1413

總頁碼 1394-1413 / 個別頁碼 13, 15-23 / 10 張葉片

【筆記】

Dutt 稱之為 Manuscript C.

參閱：serial nos. 31, 32, 34, 52, 57, Bhaisajya-guru-vaidūrya-prabha-rāja-sūtra.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 1939, pp. 1-32.

10(3). [Sumāgadhā-avadāna] 1414-1425

總頁碼 1414-1425 / 個別頁碼 28, 30-34 / 6 張葉片

【筆記】

異名：*Sumāgadhāvadāna-sūtra*.

Sumāgadhā: 人名，譯為須摩提、三摩竭、善無毒，給孤獨長者(*Anāthapindada*)的女兒。

【相關漢譯本】

- * 《須摩提女經》(一卷)，吳·支謙於 223-253 年譯(T. 128, vol. 2, pp. 835c-843a)
- * 《佛說三摩竭經》(一卷)，吳·竺律炎於 230 年譯(T. 129, vol. 2, pp. 843a-845b)
- * 《增一阿含經·須陀品第三十·第三經》(五十一卷／第二十二卷)，東晉·瞿曇僧伽提婆(Gautama Sanghadeva)於 385 或 397 年譯(T. 125, vol. 2, pp. 660a-665b)
- * 《佛說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三卷)，宋·施護(Dānapāla)於 1006 年譯(T. 130, vol. 2, pp. 845c-854a)

【研究書目】

- * Ratna Handurukande, "The Avadānasārasamuccaya," *Studies in Indo-Asian Art and Culture: Commemoration Volume of the 69th Birthday of Acharya Raghu Vira*, vol.

I, edited by Perala Ratnam, 1972, pp. 79-89, especially pp. 88-89.

* 岩本裕，〈*Sumāgadhāvadāna* と *Divyāvadāna*

10(4). [Sucandra-avadāna] 1426-1431

總頁碼 1426-1431 / 個別頁碼 35, 37, 38 / 3 張葉片

【筆記】

Sucandra: 人名，譯為妙月。

13. Collection of Avadānas and other texts 1432-1587

78 張葉片

總頁碼 1432-1451: Māndhātā-avadāna

【筆記】

Māndhātā: 一位國王的名字，譯為曼陀多、文陀竭、持養、頂生。

參閱：serial no. 9, *Māndhātā-avadāna*.

【校訂本】

* 熊谷泰直，〈*Gilgit 寫本 Māndhātā-avadāna 翻刻*

【相關漢譯本】

- * 《佛說頂生王故事經》（一卷），西晉·法炬於 290-307 年譯（T. 39, vol. 1, pp. 822b-824a）
- * 《中阿含經·第 60 經·四洲經》（六十卷／第十一卷），東晉·瞿曇僧伽提婆（Gautama Saṅghadeva）於 397-398 年譯（T. 26, vol. 1, pp. 494b-496a）
- * 《佛說文陀竭王經》（一卷），北涼·曇無讖（Dharmakṣema）於 414-421 年譯（T. 40, vol. 1, pp. 824a-825a）

【研究書目】

- * P. L. Vaidya (ed.), "Chapter 17: Māndhātā-avadānam," *Divyāvadān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20,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59, pp. 125-141.
- * 赤沼智善，〈Māndhātā〉《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京都：法藏館，1967年），頁407-408。
- * 熊谷泰直，〈*Māndhātā-avadāna* の研究：Gilgit 寫本をめぐっ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41 卷第 1 號（1992 年），頁 78-81。

總頁碼 1452-1483: Dharmaruci-avadāna

【筆記】

Dharmaruci: 一位佛弟子的名字，成就阿羅漢果位的比丘，譯為曇摩留支、法樂。

參閱：serial no. 9, Dharmarucy-avadāna.

【相關漢譯本】

- *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第二十·第三經》(五十一卷／第十一卷)，東晉·瞿曇僧伽提婆(Gautama Saṅghadeva)於385或397年譯(T. 125, vol. 2, pp. 597a-599c)

【研究書目】

- * P. L. Vaidya (ed.), "Chapter 18: Dharmarucyavadānam," *Divyāvadān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20,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59, pp. 142-161.

總頁碼 1484-1485: Jyotiṣka-avadāna**【筆記】**

Jyotiṣka: 人名，譯為火生、光明。

【相關漢譯本】

- *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四卷)，宋·施護(Dānapāla)於1007年譯(T. 549, vol. 14, pp. 854b-865a)

【研究書目】

- * P. L. Vaidya (ed.), "Chapter 19: Jyotiṣkāvadānam," *Divyāvadān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20,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59, pp. 162-179.

總頁碼 1486-1487.4: Sahasodgata-avadāna**【筆記】**

Sahasodgata (sahasā-udgata): 人名，譯為善生。

【研究書目】

- * P. L. Vaidya (ed.), "Chapter 21: Sahasodgatāvadānam," *Divyāvadān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20,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59, pp. 185-194.

總頁碼 1487.4- 1507 / 個別頁碼 168b4-178b: Candraprabha-avadāna**【筆記】**

異名：*Candraprabha-bodhisattva-caryāvadāna-sūtra*.

【相關漢譯本】

- * 《菩薩本緣經·月光王品第五》(三卷／中卷)，吳·支謙於223-253年譯(T. 153, vol. 3, pp. 62c-64c)

* 《佛說月光菩薩經》(一卷)，宋·法賢於 989-999 年譯 (T. 166, vol. 3, pp. 406b-408a)

【研究書目】

- * Hisashi Matsumura, "Two Notes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Gilgit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36/1-4 (1986-87): 145-154.
- * P.L.Vaidya (ed.), "Chapter 22: Candraprabha-bodhisattva-caryāvadānam," *Divyāvadān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20,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59, pp. 195-203.

總頁碼 1508-1517: Pāṁśupradāna-avadāna

【筆記】

Pāṁśupradāna (Pāṁśu-pradāna): 人名，譯為沙施。

【研究書目】

- * P. L. Vaidya (ed.), "Chapter 26: Pāṁśupradānāvadānam," *Divyāvadān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20,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59, pp. 216-241.

總頁碼 1518-1519 (個別頁碼 108), 1520-1521 (110), 1522-1523 (111), 1534 -1535 (119): Unidentified folios

總頁碼 1585 (個別頁碼 113b), 1524 (114a), 1525 (114b), 1526 (115a): Pradaksinā-gāthā

【筆記】

經名未知，有關右繞禮敬的偈頌。

字體：Proto-śāradā.

【研究書目】

- * Hisashi Matsumura, "The Stūpa Worship in Ancient Gilgit,"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2 (1985): 137-138.
- * Hisashi Matsumura, "Two Notes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Gilgit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36/1-4 (1986-87): 145-154.

總頁碼 1526-1528 / 個別頁碼 115a-116a: Caitya-gāthā

【筆記】

經名未知，有關塔廟（或譯為制多、支提）的偈頌。

【研究書目】

- * Hisashi Matsumura, "Two Notes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Gilgit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36/1-4 (1986-87): 145-154.

**總頁碼 1528.3-1533.6 / 個別頁碼 286a3-288b6: Ekottarāgama
「增一阿含經」**

3 張葉片

【筆記】

尚未發現其它梵文本或巴利本。

【校訂本】

- * Hisashi Matsumura, "One Sūtra of the Ekottarikāgama on Triśaraṇagamana and Pañcaśīla," *Archiv Orientální* 57 (1989): 359-371.

【相關漢譯本】

- *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第五十一·第七經》(五十一卷／第四十九卷),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Gautama Sanghadeva)於385或397年譯(T. 125, vol. 2, pp. 818b5-819b10)
- * 《阿那邠邸化七子經》(一卷), 後漢·安世高於148-170年譯(T. 140, vol. 2, pp. 862a1-863a17)

**總頁碼 1536-1542 / 個別頁碼 206a-209a5: Maitreya-vyākaranā
「彌勒受記」**

4 張葉片

【筆記】

義淨法師的版本最後譯出,但是屬於偈頌體。吉爾吉特的傳本也是偈頌體。至於竺法護和鳩摩羅什的譯本則主要是散文體。這顯示出佛典的傳譯牽涉到非常複雜的情況,並不見得偈頌體的傳本一定比散文體的傳本先流通或流通較廣。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V, 1959, pp. 185-214.
- * Prabhas Chandra Majumder (ed.), *Ārya-Maitreya-vyākaranā*, Calcutta, 1959.

【相關漢譯本】

- * 《佛說彌勒下生經》(一卷), 西晉·竺法護(Dharmarakṣa)於303年譯(T. 453, vol. 14, pp. 421a-423b)
- * 《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 後秦·鳩摩羅什(Kumārajīva)於402-412年譯(T. 454, vol. 14, pp. 423c-425c)

- * 《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唐·義淨於 701 年譯 (T. 455, vol. 14, pp. 426a-428b)

【研究書目】

- * Padmanabh S. Jaini, "Stages in the Bodhisattva Career of the Tathāgata Maitreya," *Maitreya, the Future Buddha*, edited by Alan Sponberg and Helen Hardac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54-90.
- * Sylvain Lévi, "Maitreya le consolateur," *Études d'orientalisme, la Mémoire de Raymond Linossier*, Tome II, Paris: Musée Guimet, 1932, pp. 355-402. (尼泊爾傳本)
- * 石上善應，〈彌勒受記 (Maitreya-vyākaraṇa) 和譯—附梵文—〉，《鈴木學術財團研究年報》第 4 號 (1967 年)，頁 35-48.
- * 石上善應，〈"彌勒受記"について〉，《大正大學研究紀要》第 52 輯 (1967 年)，頁 41-52.
- * 石上善應，〈梵文『彌勒下生成佛經』について〉，《大乘佛教から密教へ：勝又俊教博士古稀記念論集》，勝又俊教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 (東京：春秋社，1981 年)，頁 129-144.
- * 石上善應，〈ネポール本 "Maitreyavyākaraṇa"〉，《インド哲學と佛教：藤田宏達博士還暦記念論集》，藤田宏達博士還暦記念論集刊行會編 (京都：平樂寺書店，1989 年)，頁 295-310.
- * 寺岡正博，〈彌勒下生思想の一斷面：『說本經』を中心として〉，《印度哲學佛教學》第 1 號 (1986 年)，頁 89-104.
- * 勝崎裕彥，〈彌勒·藥師部〉，《大乘經典解說事典》，勝崎裕彥等編 (東京：北辰堂，1997 年)，頁 331-338.

總頁碼 1542.5-1545.3: Devatā-sūtra 「天經」／「天請問經」

總頁碼 1545.3-1545.8: Alpa-devatā-sūtra 「天經小品」

【校訂本】

- * Adelheid Mette, "Zwei Kleine Fragmente aus Gilgit,"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Heft 7 (1981): 139-151. (和藏文本左右並列)
- * 松村恆，〈Devatāsūtra と Alpadevatāsūtra〉，《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30 卷第 2 號 (1982 年)，頁 54-60.

【相關漢譯本】

- * 《雜阿含經·第 1291 經》(五十卷／第四十八卷)，劉宋·求那跋陀羅 (Guṇabhadra) 於 435-443 年譯 (T. 99, vol. 2, pp. 355c19-356a8) 『別譯雜阿

含經・第289經》(十六卷／第十四卷)，失譯(三秦/352-431年)(T. 100, vol. 2, p. 474b8-b25)

* 《雜阿含經・第1299經》(五十卷／第四十九卷)，劉宋・求那跋陀羅(Guṇabhadra)於435-443年譯(T. 99, vol. 2, p. 357b10-c14)＝《別譯雜阿含經・第297經》(十六卷／第十四卷)，失譯(三秦/352-431年)(T. 100, vol. 2, pp. 475c10-476a23)(「天經小品」)

* 《天請問經》(一卷)，唐・玄奘於648年譯(T. 592, vol. 15, pp. 124b-125a)

【研究書目】

* Fumio Enomoto,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Indic Texts Corresponding to the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as Found in the Sarvāstivāda-Mūlasarvāstivāda Literature, Part 1, Saṃgitanipāta*, 1994, Kyoto, pp. 8, 12, 57.

* 松村恆，〈ギルギット寫本備忘錄〉，《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1卷第2號(1983年)，頁128-130。

* 榎本文雄，〈雜阿含1229經と1329經をめぐって：Gāndhāri Dharmapada343-344とTurfan出土梵文寫本No. 50の同定とMahābhārata 13.132の成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0卷第2號(1982年)，頁79-85。

* 榎本文雄，〈『雜阿含』DevatāsamuktaとDevatāsūtraの展開：Ratnāvadānamālā第八章の成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1卷第1號(1982年)，頁87-90。

總頁碼 1550-1567: Mahāsudarśana-avadāna

【筆記】

Mahāsudarśana: 人名，譯為大善見。

【校訂本】

* Hisashi Matsumura, *The Mahāsudarśanāvadāna and the Mahāsudarśanasūtra*,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88.

【相關漢譯本】

* 《長阿含經・第2經・遊行經》(二十二卷／第三至第四卷)，後秦・佛陀耶舍(Buddhayasās)共竺佛念於413年譯(T. 1, vol. 1, pp. 21b15-24b25)

* 《佛般泥洹經》(二卷／下卷)，西晉・白法祖於290-307年譯(T. 5, vol. 1, pp. 169c18-171a25)

* 《般泥洹經》(二卷／下卷)，失譯(東晉/317-420年)(T. 6, vol. 1, pp. 185b16-186c15)

* 《大般涅槃經》(三卷／中卷至下卷)，東晉・法顯於405年譯(T. 7, vol. 1, pp. 201a2-203a20)

* 《中阿含經・第68經・大善見王經》(六十卷／第十四卷)，東晉・瞿曇僧伽提婆(Gautama Saṅghadeva)於397-398年譯(T. 26, vol. 1, pp. 515b3-518c3)

- * 《佛本行集經》(六十卷／第二卷)，隋·闍那崛多(Jñānagupta)於587-591年譯(T. 190, vol. 3, pp. 659c22-660c22)
- * 《大般涅槃經》(四十卷／第二十九卷、三十四卷)，北涼·曇無讖(Dharmakṣema)於414-421年譯(T. 374, vol. 12, pp. 539c27-540a9, 566a18-b5)
- * 《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第二十七卷、三十一卷)，宋·慧嚴等依泥洹經於424-452年加之(T. 375, vol. 12, pp. 785a12-b2, 812c10-24)
-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十八卷／第十三卷)，唐·義淨於700-711年譯(T. 1448, vol. 24, p. 57a21-b8)
-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四十卷／第三十七卷)，唐·義淨於710年譯(T. 1451, vol. 24, pp. 393a1-394b13)
- * 《大智度論》(一百卷／第十二卷)，龍樹菩薩(Nāgārjuna)造，後秦·鳩摩羅什(Kumārajīva)於402-406年譯(T. 1509, vol. 25, p. 152b7-c8)

總頁碼 1568: Puṇyamaheśa-avadāna

【筆記】

Puṇyamaheśa(punya-mahā-iśa): 人名，譯為福德大主。

總頁碼 1507.8 (個別頁碼 178b8), 1576 (179a) - 1581.4 (181b4): Adbhuta-dharma-paryāya 「未曾有法之經文」

【筆記】

異名：Adbhuta-dharma-paryāya-sūtra.

完整的一部經典。

字體：Proto-sāradā.

參閱：Adbhuta-dharma-paryāya (總頁碼 1691).

【校訂本／翻譯】

- * Yael Bentor, "The Redactions of the Adbhutadharma-paryāya from Gilgit,"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1/2 (1988): 21-52.

【相關漢譯本】

- * 《佛說未曾有經》(一卷)，失譯(後漢/25-220年)(T. 688, vol. 16, pp. 781a-782a)
- * 《甚稀有經》(一卷)，唐·玄奘於649年譯(T. 689, vol. 16, pp. 782a-783b)

【研究書目】

- * 《佛說無上依經·校量功德品第一》(二卷／上卷)，梁·真諦(Paramārtha)於557年譯(T. 669, vol. 16, pp. 468a-469b)
- * Hisashi Matsumura, "The Stūpa Worship in Ancient Gilgit,"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2 (1985): 135-136, 149.

- * Hisashi Matsumura, "Two Notes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Gilgit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36/1-4 (1986-87): 145-154.
- * 松村恆，〈ギルギット寫本備忘錄〉，《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1卷第2號（1983年），頁130-131。

總頁碼 1581- 1585 / 個別頁碼 181b-183b: Prasenajid-gāthā 【筆記】

Prasenajit: 人名，譯為波斯匿、勝軍，中印度橋薩羅國（Kauśala）國王，約與釋迦摩尼佛同時。

參閱：Prasenajid-gāthā (總頁碼 3241-3252); Prasenajid-gautama-gāthā (總頁碼 1714-1723).

【研究書目】

- * Hisashi Matsumura, "Two Notes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Gilgit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36/1-4 (1986-87): 145-154.

11. Kūtagāra-sūtra 1588-1593

總頁碼 1588-1592.4 / 個別頁碼 3a-5a4 / 3 張葉片

【筆記】

kūṭa 樓閣；agāra (=āgāra) 舍宅；Kūtagāra 樓閣。

個別頁碼 1-2 缺頁。

字體：Proto--śāradā.

【校訂本／翻譯】

- * Yael Bentor, "The Redactions of the Adbhutadharmaśāya from Gilgit,"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1/2 (1988): 21-52.

【相關漢譯本】

- *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一卷），宋·天息災於 983 年譯（T. 704, vol. 16, pp. 811b-812c）

【研究書目】

- * 《佛說無上依經·校量功德品第一》（二卷／上卷），梁·真諦（Paramārtha）於 557 年譯（T. 669, vol. 16, pp. 468a-469b）
- * Hisashi Matsumura, "The Stūpa Worship in Ancient Gilgit,"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2 (1985): 136, 146 (註 9).
- * 松村恆，〈ギルギット寫本備忘錄〉，《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1卷第2號（1983年），頁130-131。

12. Kāraṇḍavyūha 1594-1667

總頁碼 1594-1667 / 個別頁碼 38-45, 47-53, 68-82 / 50 張葉片

【筆記】

異名：*Avalokiteśvara-guṇa-kāraṇḍa-vyūha-sūtra.*

Kāraṇḍa 篓；vyūha 莊嚴。

【校訂本】

- * Constantin Régamey, "Randbemerkung zur Sprache und Textüberlieferung des Kāraṇḍavyūha," *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 Leipzig: Harrassowitz, 1954, pp. 514-527.
- * P. L. Vaidya (ed.), "Chapter 18: Avalokiteśvara-guṇa-kāraṇḍa-vyūhah" *Mahāyāna-sūtra-saṃgraha*, part I,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7,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1, pp. 258-308.

【相關漢譯本】

- *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四卷)，宋·天息災於 983 年譯 (T. 1050, vol. 20, pp. 47a-64a)

【研究書目】

- * Prabhas Chandra Majumder, "The Kāraṇḍavyūha: Its Metrical Version," *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24 (1948): 293-299.
- * Constantin Régamey, "Motifs vichnouites et śivaïtes dans le Kāraṇḍavyūha," *Études tibétaines*, Paris, 1971, pp. 411-432.
- * Braj M. Sinha, "Metamorphosis of Avalokiteśvara: From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to the Kāraṇḍavyūha," *Buddhist Studies Present and Futur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July 1991*, Paris, 1992, pp. 168-180.
- * 塚本啟祥等編，《梵語佛典の研究（IV）：密教經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89 年)，頁 142-145.

16. Avikalpa-praveśa-sūtra 1668-1683

總頁碼 1668-1683 / 個別頁碼 6, (7), 8, 12, 13, 15, 16, 18 / 8 張葉片

【筆記】

異名：*Avikalpa-praveśa-dhāraṇi-sūtra.*

【校訂本】

- * 松田和信，《Nirvikalpa-praveśa-dhāraṇi について：無分別智と後得智の典據として》，《佛教學セミナー》第 34 號 (1981 年)，頁 40-49.

【相關漢譯本】

- * 《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一卷)，宋·施護 (Dānapāla) 於 1007 年譯 (T. 654, vol. 15, pp. 805b-806c)

18. Tathāgata-bimba-kārāpaṇa-sūtra 1684-1691

總頁碼 1684.1-1691.2 / 個別頁碼 2a-5b2 / 4 張葉片

【筆記】

異名：*Tathāgata-pratibimba-pratiṣṭhānuśāmsā-sūtra.*

個別頁碼 1 缺頁。

【校訂本】

- * Adelheid Mette, "Zwei Kleine Fragmente aus Gilgit,"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Heft 7 (1981): 133-138.

【相關漢譯本】

- * 《佛說作佛形像經》(一卷)，失譯 (出現在後漢錄 / 25-220 年) (T. 692, vol. 16, p. 788a-c)
- * 《佛說造立形像福報經》(一卷)，失譯 (出現在東晉錄 / 317-420 年) (T. 693, vol. 16, pp. 788c-790a)

總頁碼 1691.2: Adbhuta-dharma-paryāya 「未曾有法之經文」

【筆記】

異名：*Adbhuta-dharma-paryāya-sūtra.*

這一頁屬於經文的最開端的部分。

參閱：Adbhuta-dharma-paryāya (總頁碼 1507, 1576-1581).

【校訂本／翻譯】

- * Yael Bentor, "The Redactions of the Adbhutadharma-paryāya from Gilgit,"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1/2 (1988): 21-52.

19. Āyuhparyanta-sūtra 1692-1707

8 張葉片

【筆記】

葉片左邊缺損以致頁碼不存，加以最後一面並無文本題名，因此一度難以確定經名，甚至被誤認為 Kāla-sūtra，因為該詞出現在經文。然而，Hisashi Matsumura (松村恆) 指出，該詞的 kāla 意指黑色，sūtra 意指繩子，因此 Kāla-sūtra 並非經名，而是黑繩〔地獄〕。

āyuh壽命、壽量；paryanta 邊際、界限；āyuhparyanta 壽命邊際。

【校訂本】

* Hisashi Matsumura, "The Āyuhparyantasūtra," *Amalā Prajñā: Aspects of Buddhist Studies -- Professor P. V. Bapat Felicitation Volume*, edited by N. H. Samtani,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89, pp. 61-78.

【翻譯】

* 松村恆，〈梵文較量壽命經〉，《四天王寺國際佛教大學文學部紀要》第14號（1982年），頁59-81. (日譯)

【相關漢譯本】

* 《佛說較量壽命經》(一卷)，宋·天息災於984年譯(T. 759, vol. 17, pp. 601a-604a)

20. Anna-pāna-vidhi 1708-1713

3張葉片

【筆記】

anna 所食、食物；pāna 飲料； vidhi 儀軌、法式；anna-pāna-vidhi 飲食儀軌。

21. Prasenajid-gautama-gāthā 1714-1723

總頁碼 1714-1723 / 個別頁碼 36, 37, 39, 41, 46 / 5張葉片

【筆記】

參閱：Prasenajid-gāthā (總頁碼 1581- 1585, 3241-3252).

22. Mandala-vidhi-sādhana, and Mudrā-vidhāna 1724-1733

總頁碼 1724-1733 / 個別頁碼 53-57 / 5張葉片

總頁碼 1724-1726: Maṇḍala-vidhi-sādhana (第三章的名稱)

總頁碼 1726-1731: Mudrā-vidhāna (第四章的名稱)

【筆記】

屬於一部經的第三章的後面部分、第四章的全部、以及第五章的前面部分，該經名稱若根據藏文譯本則為Mahā-maṇi-vipula-vimāna-viśva-supratīṣṭhita-guhya-parama-rahasya-kalpa-rāja (-dhāraṇī-sūtra).

根據 Hisashi Matsumura，若與漢譯及藏譯諸本相對照，吉爾吉特傳本和菩提流志的譯本最為對應 (Hisashi Matsumura, "Recent Studies of the Gilgit Manuscripts, "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2 (December 1985): 149-150)。

【校訂本／翻譯】

* 松村恆，〈ギルギット所傳の密教圖像文獻〉，《密教圖像》第2號(1983年)，頁71-79.

【相關漢譯本】

- * 《牟尼曼陀羅咒經》(一卷)，失譯(梁 / 502-557 年)(T. 1007, vol. 19, pp. 657c-668b)
- * 《廣大寶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三卷)，唐·菩提流志(Bodhiruci)於 706 年譯(T. 1006, vol. 19, pp. 636b-657c)
- * 《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三卷)，唐·不空(Amoghavajra)於 720-774 年譯(T. 1005A, vol. 19, pp. 619a-634b)

【研究書目】

- * 松村恆，〈ギルギット寫本備忘錄〉，《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1卷第2號(1983年)，頁132。
- * 塚本啟祥等編，《梵語佛典の研究(IV)：密教經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89年)，頁68-69。

23. [Unidentified folios / Vajradharmasamatā ?] 1734-1745

6 張葉片

30. Sarva-tathāgatādhīṣṭhāna-sattvāvalokana-buddha-kṣetra-sandarśana-vyūha (-rāja-dhāraṇī-sūtra) 1746-1815

總頁碼 1746-1815 / 個別頁碼 124-158 / 35 張葉片

【筆記】

異名：*Sarva-tathāgatājñāna-bodhisattva-bhūmi-kramanam.*

本陀羅尼的梵文寫本在其它地方尚未發現。

本陀羅尼的吉爾吉特傳本被認定寫成於公元第五或第六世紀，因此比義淨法師的譯本整整早了將近 200 年，但是在篇幅上卻比後者大出許多。

參閱：serial no. 35.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 1939, pp. 47-89.

【相關漢譯本】

- * 《佛說莊嚴王陀羅尼咒經》(一卷)，唐·義淨於 701 年譯(T. 1375, vol. 21, pp. 894c-895c)

【研究書目】

- * Nalinaksha Dutt, "The Buddhist Manuscripts at Gilgit," *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9/1 (1933): 227-236.
- * Nalinaksha Dutt, "The Buddhist Manuscripts at Gilgit," *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9/2 (1933): 567-576.

* Hisashi Matsumura, "The Stūpa Worship in Ancient Gilgit,"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2 (1985): 139-141.

* 塚本啟祥等編，《梵語佛典の研究（IV）：密教經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89年），頁132-133。

35. Sarva-tathāgatādhiṣṭhāna-sattvāvalokana-buddha-kṣetra-sandarśana-vyūha (-rāja-dhāraṇī-sūtra) 1816-1837

22 張葉片

【筆記】

參閱：serial no. 30.

【校訂本】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 1939, pp. 53-74.

31. Bhaisajya-guru-vaidūrya-prabha-rāja-sūtra 1838-1865

總頁碼 1838-1865 / 個別頁碼 4, 8-11, 13-15, 17-19, 22 / 14 張葉片 / 一面有 6 行

【筆記】

參閱：serial nos. 10(2), 32, 34, 52, 57, Bhaisajya-guru-vaidūrya-prabha-rāja-sūtra

【校訂本】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 1939, pp. 1-32.

32. Bhaisajya-guru-vaidūrya-prabha-rāja-sūtra 1866-1867

總頁碼 1866-1867 / 個別頁碼 5 / 1 張葉片 / 一面有 6 行

【筆記】

字體：Proto-sāradā.

參閱：serial nos. 10(2), 31, 34, 52, 57, Bhaisajya-guru-vaidūrya-prabha-rāja-sūtra

【校訂本】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 1939, pp. 1-32.

34. Bhaisajya-guru-vaidūrya-prabha-rāja-sūtra 1868-1948

總頁碼 1868-1948 / 個別頁碼 1-20, 22-40 / 41 張葉片 / 一面有 7 行

【筆記】

在吉爾吉特的《藥師經》諸本當中最完整的一本，幾近完本，其它諸本皆嚴重缺頁。

此傳本最後的題記，載明捐獻者是一個叫做 Patola Śāhi 的地方王朝的一位國王 (Surendravikramādityanandi) 及其二位王妃 (Samidevi 和 Trailokadevi)；國王稱為「大清信優婆塞」(mahāsrāddhopāsaka)，王妃則稱為「尊貴女／貴夫人」(bhaṭṭarikā)（見於 Dutt 1939, p. 32.）。

Dutt 稱之為 Manuscript B.

參閱：serial nos. 10(2), 31, 32, 52, 57, Bhaisajya-guru-vaidūrya-prabha-rāja-sūtra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 1939, pp. 1-32. 同樣的校訂本也出現在 P. L. Vaidya (ed.), "Chapter 13: Bhaisajya-guru-vaidūrya-prabha-rāja-sūtram, " *Mahāyāna-sūtra-samgraha*, part I,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7,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1, pp. 165-173.
- * F. M. Hassnain and Tokan D. Sumi (eds.), *Bhaisajya-Guru-Sutra: Kashmiri Buddhist Manuscript -- Original Sanskrit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New Delhi: Reliance Publishing House, 1995.

【相關漢譯本】

- * 《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一卷)，隋·達摩笈多 (Dharmagupta) 於 616 年譯 (T. 449, vol. 14, pp. 401a-404c)
- *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一卷)，唐·玄奘於 650 年譯 (T. 450, vol. 14, pp. 404c-408b)
- *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二卷)，唐·義淨於 707 年譯 (T. 451, vol. 14, pp. 409a-418a)

【研究書目】

- * Raoul Birnbaum, *The Healing Buddha*, revised edition, Boston: Shambhala, 1989.
- * Nalinaksha Dutt, "The Buddhist Manuscripts at Gilgit," *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8/2 (1932): 342-350.
- * Hisashi Matsumura, "Remarks on the Gilgit Manuscripts: A Genealogy of the Bhaisajyagurusūtra Recensions in the Gilgit Manuscript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 Tokyo: The Tōhō Gakkai, 1984, pp. 215-217.
- * Gregory Schopen, "Sukhāvati as a Generalized Religious Goal in Sanskrit Mahāyāna Sūtra Literature," *Indo-Iranian Journal* 19 (1977): 177-210. (該文最後附有對於 Dutt 版本的評論，"Appendix III: Dutt's Edition of the Bhaisajyagurusūtra," pp. 208-210.)
- * Gregory Schopen, *The Bhaisajyagurusūtra and the Buddhism of Gilgit*, Ph.D. Dissertation,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8.
- * 松村恆，〈藥師經の諸傳本（一）〉，《佛教學》第 13 號（1982 年），頁 73-103.

(頁 80-103 列有梵藏漢十個傳本相當文句的頁碼。)

- * 松村恆，〈藥師經の諸傳本（二）〉，《四天王寺國際佛教大學文學部紀要》第 15 號（1983 年），頁 95-112. (延續〈藥師經の諸傳本（一）〉，列出梵藏漢諸本相當文句的頁碼。)
- * Hisashi Matsumura, "Recensions of the Bhaisajyagurusūtra (3),"《四天王寺國際佛教大學文學部紀要》第 16 號（1984 年），頁 175-196. (延續〈藥師經の諸傳本（一）、（二）〉，探討梵藏漢諸本之間的譜系。)
- * 真田有美，〈梵本藥師經に就いて〉，《龍谷大學論集》第 339 號（1950 年），頁 22-45. (頁 42 列有梵藏漢七個傳本相當文句的頁碼。)
- * 新井慧譽，〈經錄からみたシナ譯『藥師經』成立に關する一考察：帛尸梨蜜多羅譯の問題〉，《東方學》第 39 輯（1970 年），頁 19-35.
- * 勝崎裕彥，〈彌勒・藥師部〉，《大乘經典解說事典》，勝崎裕彥等編（東京：北辰堂，1997 年），頁 332-333, 338-340.

36. *Samghāṭa-sūtra* 1949-2107

總頁碼 1949-2107 / 個別頁碼 2-83 / 79 張葉片

【筆記】

個別頁碼 18, 51, 55, 59, 66 缺頁。

個別頁碼 9 出現在二張不同的葉片上（總頁碼 1963-1964 和總頁碼 1965-1966）。

個別頁碼 70 被誤放到個別頁碼 83b (總頁碼 2102) 的後面而成為總頁碼 2103-2104.

參閱：serial nos. 37, 38, 39, 以及總頁碼 3318, 3323, *Samghāṭa-sūtra* Serial nos. 36, 37, 38, 39 根本就是同一個本子的多次抄寫（R. A. Gunatilaka,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Four Incomplete Manuscripts of the "Samghāṭa-sūtra" Kept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New Delhi," p. 72）。

總頁碼 2105-2107: Unidentified.

【校訂本／翻譯】

- * R. A. Gunatilaka, *An Edition with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anskrit Text Samghāṭa-sūtra*,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1967.

【相關漢譯本】

- * 《僧伽吒經》（四卷），元魏・月婆首那（Upasūnya）於 538 年譯（T. 423, vol. 13, pp. 959b-976c）
- * 《佛說大集會正法經》（五卷），宋・施護（Dānapāla）於 1001 年譯（T. 424, vol. 13, pp. 976c-998a）

【研究書目】

- * R. A. Gunatilaka,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Four Incomplete Manuscripts of the

- "Samghāṭa-sūtra" Kept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New Delhi," *Studies in Indo-Asian Art and Culture: Commemoration Volume of the 69th Birthday of Acharya Raghu Vira*, vol. I, edited by Perala Ratnam, 1972, pp. 71-77.
- * Oskar von Hinüber, "Die Bedeutung des Handschriftenfundes bei Gilgit."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Suppl. V,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82, pp. 47-66.
 - * 真田康道,〈*Samghāṭasūtra-dharmaparyāya*について〉,《佛教大學人文學論集》第14號(1980年),頁57-73。
 - * 真田康道,〈*Samghāṭa-sūtra-dharmaparyāya Srinagar Manuscripts (1)*〉,《佛教大學人文學論集》第15號(1981年),頁32-57; 真田康道,〈*Samghāṭa-sūtra-dharmaparyāya Srinagar Manuscripts (2)*〉,《佛教大學人文學論集》第16號(1982年),頁1-11(針對1938年出土而收藏在Srinagar的Sir Pratap Singh Museum的121張葉片本的《僧伽吒經》轉寫成羅馬拼音)。

37. Samghāṭa-sūtra 2108-2289

總頁碼 2108-2289 / 個別頁碼 1-89 / 91 張葉片

【筆記】

個別頁碼 6 缺頁。

個別頁碼 72 出現在二張不同的葉片上(總頁碼 2248-2249 和總頁碼 2250-2251)。

個別頁碼 75 出現在二張不同的葉片上(總頁碼 2256-2257 和總頁碼 2258-2259)。

參閱: serial nos. 36, 38, 39, Samghāṭa-sūtra.

總頁碼 2288-2289: Unidentified.

38. Samghāṭa-sūtra 2290-2305

總頁碼 2290-2305 / 個別頁碼 29-36 / 8 張葉片

【筆記】

參閱: serial nos. 36, 37, 39, Samghāṭa-sūtra

總頁碼 2304-2305: Unidentified, 裡面記錄有陀羅尼(dhāraṇī).

39. Samghāṭa-sūtra 2306-2335

總頁碼 2306-2335 / 個別頁碼 2, 31-38, 40, 41, 44, 72, 75, 87 / 15 張葉片

【筆記】

參閱: serial nos. 36, 37, 38, Samghāṭa-sūtra.

40. Ajitasena-vyākaraṇa 2336-2416

總頁碼 2336-2416 / 個別頁碼 1-41 / 41 張葉片 / 完整

【筆記】

異名：*Ajitasena-vyākaraṇa-nirdeśa nāma mahāyāna-sūtra.*

「無能勝軍受記所說大乘經」

記錄無能勝軍王（King Ajitasena）和佛陀的弟子難提蜜多羅（Nandimitra）比丘之間的對話。

尚未發現其它相當的傳本。

經文在總頁碼 2415 (個別頁碼 41a) 結束，有文本題名，緊接著以較小字體記錄捐獻者的名字。

【校訂本】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 1939, pp. 101-136.

【研究書目】

* Paul Williams, "Mahāyāna before 'Mahāyāna': The Ajitasena-vyākaraṇa-nirdeśa Sūtra,"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 26-28.

33(1). Ekādaśamukha-hṛdaya 2417-2444

總頁碼 2417-2444 / 個別頁碼 1-14b / 14 張葉片 / 完整

【筆記】

異名：*Avalokiteśvaraikādaśa-mukha-dhāraṇi-sūtra.*

裡面記錄有二個陀羅尼 (dhāraṇi)

【校訂本】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 1939, pp. 33-41.

【相關漢譯本】

- * 《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一卷)，北周・耶舍崛多 (Yaśogupta) 於 564-572 年譯 (T. 1070, vol. 20, pp. 149a-152a)
- * 《佛說陀羅尼集經》(*Dhāraṇi-samuccaya-sūtra*) (十二卷／第四卷)〈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唐・阿地瞿多 (Atigupta) 於 654 年譯 (T. 901, vol. 18, pp. 812b-825c)
- * 《十一面神咒心經》(一卷)，唐・玄奘於 656 年譯 (T. 1071, vol. 20, pp. 152a-154c)
- * 《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三卷)，唐・不空 (Amoghavajra) 於 720-774 年譯 (T. 1069, vol. 20, pp. 139c-149a)

【研究書目】

- * Martha Boyer, "An Essay on the Eleven-Headed Avalokiteśvara," *Analecta Hafniensia: 25 Years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Copenhagen*, edited by L. Littrup, London: Curzon Press, 1988, pp. 19-28.
- * Eric Grinstead (tr.), "The Sūtra of the Eleven-headed Avalokiteśvara Bodhisattva," *The Esoteric Buddhist Traditio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989 SBS Conference*, edited by Henrik H. Sorensen, Copenhagen: The Seminar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3, pp. 97-125. (這是不空法師的漢譯本的英譯。)
- * 山田耕二,〈十一面觀音菩薩の成立〉,《東海佛教》第21號(1976年),頁13-31。
- * 佐和隆研,〈十一面觀音の表現に就いて〉,《密教研究》第84號(1943年),頁57-79。
- * 塚本啟祥等編,《梵語佛典の研究(IV) : 密教經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89年),頁128-129。

33(2). Hayagrīva-vidyā 2444-2460

總頁碼 2444-2460 / 個別頁碼 14b-22 / 8 張葉片 / 完整

【筆記】

異名: *Avalokiteśvara-hayagrīva-dhāraṇī*.

Hayagrīva-vidyā 的梵文寫本在其它地方尚未發現。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 1939, pp. 41-46.
- * Yusho Miyasaka, "On Hayagrīva,"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Studies on the Thoughts in the Three Religions --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r. Ryokai Makio*, edited by the publishing committee of the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r. Ryokai Makio.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1991, pp. 1-15.

【相關漢譯本】

- * 《佛說陀羅尼集經》(*Dhāraṇi-samuccaya-sūtra*)(十二卷／第六卷)〈馬頭觀世音菩薩大咒第十一〉、〈馬頭別大咒第十二〉,唐·阿地瞿多(Atigupta)於654年譯(T. 901, vol. 18, pp. 834c-836c)
- * 《馬頭觀音心陀羅尼》(一卷), (T. 1072B, vol. 20, p. 170)

【研究書目】

- * Lokesh Chandra, *The Thousand-armed Avalokiteśvara*, New Delhi: Abhinav Publications, 1988, pp. 29-33.
- * 塚本啟祥等編,《梵語佛典の研究(IV) : 密教經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89年),頁138, 161.

46. Samādhira-jā-sūtra 「三摩地王經」2461-2783

162 張葉片

【筆記】

異名：*Candrapradipa-sūtra / Candrapradipa-samādhi-sūtra.*

前面許多葉片的左邊略有缺損以致頁碼不存。保有頁碼的葉片包括個別頁碼 65a-152b (總頁碼 2579-2753), 156a-170b (總頁碼 2754-2783).

雖有個別頁碼 76b (總頁碼 2601)，但是個別頁碼 76a 已失落，且不在新德里的複製本內。

個別頁碼 170b (總頁碼 2783) 之後，大概還需要六張葉片，本經才結束。

開頭三張葉片 (總頁碼 2461-2466)，一面有 5 行；之後的葉片，一面有 6 或 7 或 8 行。

【校訂本】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 part 1, 1941.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 part 2, 1953.
- *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 part 3, 1954.
- * P. L. Vaidya (ed.), *Samādhira-jā-sūtr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2,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1. (幾乎是 Dutt 本的翻版。)

【翻譯】

- * "The Sūtra of the King of Samādhis, Chapters I-IV," translated by the Staff and Associates of the Collegiat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at Vehicle: Three Mahāyāna Buddhist Texts*, edited by Luis O. Gómez and Jonathan A. Silk,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9, pp. 1-88.
- * 田村智淳譯，《大乘佛典 10：三昧王經 I》(東京：中央公論社，1980 年新訂版)。(根據 Dutt 的校訂本，包含第一到十九章。)
- * 田村智淳、一鄉正道譯，《大乘佛典 11：三昧王經 II》(東京：中央公論社，1980 年新訂版)。(根據 Dutt 的版本，包含第二十到三十七章。)

【相關漢譯本】

- * 《月燈三昧經》(十卷)，高齊·那連提耶舍 (Narendrayaśas) 於 557-568 年譯 (T. 639, vol. 15, pp. 549a-619c)
- * 《佛說月燈三昧經》(一卷)，劉宋·先公於 420-479 年譯 (T. 640, vol. 15, pp. 620a-623a)
- * 《佛說月燈三昧經》(一卷)，劉宋·先公於 420-479 年譯 (T. 641, vol. 15, pp. 623b-629a)

【研究書目】

- * Konstantin Régamey (ed. and tr.), *Philosophy in the Samādhira-jasūtra: Three Chapters*

from the Samādhīrājasūtra, Warsaw, 1938. (Reprinted in 1990, Delhi: Motilal Banarsi Dass Publishers.) (根據的並非吉爾吉特寫本，而是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n Paris (Fonds Sanskrit 143, 144/145 and 146) 以及 the Cambridge manuscript (Add. 916)，再參考藏譯本而成；包括第八、十九、二十二這三章。)

- * "The Sūtra of the King of Samādhīs, Chapters I-IV," translated by the Staff and Associates of the Collegiat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at Vehicle: Three Mahāyāna Buddhist Texts*, edited by Luis O. Gómez and Jonathan A. Silk,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9, pp. 3-9; 42-49.
- * 八力廣喜，〈プラサンナバダーの引用經典（一）：特に Samādhīrāja-sūtra 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14 卷第 2 號（1996 年），頁 195-198.
- * 平野真完，〈Samādhīrājasūtra の本文發達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14 卷第 2 號（1966 年），頁 199-204.
- * 平野真完，〈月燈三昧經における佛陀觀〉，《佛教における證の問題》，日本佛教學會編（京都：平樂寺書店，1966 年），頁 105-120.
- * 光川豊藝，〈Prasannapadā に見られる月燈三昧經：その引用面における內容検討〉，《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15 卷第 2 號（1967 年），頁 715-719.
- * 松濤誠廉，〈梵文月燈三昧經〉，《大正大學研究紀要》第 60 輯（1975 年），頁 244-188. (此羅馬拼音校訂本，以東大寫本為主，參考吉爾吉特傳本、藏譯本、漢譯本，包含第一到第四章。)
- * 松濤誠廉，〈梵文月燈三昧經（II）〉，《大正大學研究紀要》第 61 輯（1975 年），頁 796-761. (此羅馬拼音校訂本，以東大寫本為主，參考吉爾吉特傳本、藏譯本、漢譯本，包含由第五到第七章。)
- * 鹽沢靖浩，〈Samādhīrājasūtra における佛塔信仰と經典信仰〉，《Bulleti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Toyo University, Graduate Program of Liberal Arts 30(1993): 218-206.}
- * 蜜波羅鳳洲，〈インドラキーラ(indrakila)考：『三昧王經』第 X 章成立の一考察〉，《佛教と文化：中川善教先生頌德紀念論集》（京都：同朋舎，1983 年），頁 183-199.
- * 蜜波羅鳳洲，〈「法身說法」考（一）：『三昧王經』を中心として〉，《成田山佛教研究所紀要》，第 15 號（佛教文化史論集·I）（1992 年），頁 423-445.
- * 蜜波羅鳳洲，〈dharmaśaka (說法者)と dharmabhāṇaka (法師)：『三昧王經』を中心として〉，《Encounter of Wisdom between Buddhism and Science: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Keishō Tsukamoto on His Sixtieth Anniversary. Tokyo: Kosei Publishing, 1993, pp. 299-319.}

44.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2785-2812

總頁碼 2785-2812/ 個別頁碼 65, 91-95, 103 / 14 張葉片 / 一面有 10 或 11 行

【筆記】

Shoko Watanabe (渡邊照宏) 稱之為 Gilgit Manuscripts Group B, 和 serial no. 47 同屬於一個傳本，其完本據估算，應該有 120 張左右的葉片。

Shoko Watanabe (1972, 1975) 根據的是 serial nos. 44, 45, 47; 梵文諸本相當文句的頁碼對照一覽表見於 (1972) 最後二頁以及 (1972) pp. xvii-xviii.

總頁碼 2811 為《妙法蓮花經》第二十五章的結尾。

serial nos. 44, 45, 47, 48, 49 都是《妙法蓮花經》，總共大約有 220 張葉片。

【校訂本】

- * Shoko Watanabe (ed.),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Manuscripts Found in Gilgit*, part I (photographical reproduction), Tokyo: The Reiyukai, 1972, pp. 60-83.
- * Shoko Watanabe (ed.),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Manuscripts Found in Gilgit*, part II (romanized text), Tokyo: The Reiyukai, 1975, pp. 181-292.

【相關漢譯本】

- * 《正法華經》(十卷)，西晉·竺法護 (Dharmarakṣa) 於 286 年譯 (T. 263, vol. 9, pp. 63a-134b)
- * 《妙法蓮華經》(七或八卷)，姚秦·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於 406 年譯 (T. 262, vol. 9, pp. 1c-62b)
- * 《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隋·闍那崛多 (Jñānagupta) 共笈多 (Dharmagupta) 於 601 年譯 (T. 264, vol. 9, pp. 134c-196a)

【研究書目】

- * Nalinaksha Dutt (ed.),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m, with N. D. Mironov's Readings from Central Asian MSS.*, Calcutta: Asiatic Society, 1953.
- * Seishi Karashima, *The Textual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in light of the Sanskrit and Tibetan Versions*, Tokyo: The Sankibo Press, 1992, pp. 366-375.
- * Keishō Tsukamoto, Yenshū Kurumiya, "Introduction: A Study of the Original Texts of the Lotus Sūtra," *Sanskrit Manuscripts of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Collected from Nepal, Kashmir and Central Asia*, vol. I, compiled by Institute for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Lotus Sutra, Rissho University, Tokyo: Publishing Association of Saddharma-pundarika Manuscripts, 1977.
- * Akira Yuyama, *A Bibliography of the Sanskrit Texts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4-36, 53.
- * 三友順，〈法華經第十五章について：ギルギット寫本を中心として〉，《印度

- 學佛教學研究》第 22 卷第 1 號（1973 年），頁 132-133.
- * 三友量順，〈法華經第十四章について：ギルギット寫本を中心とし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3 卷第 2 號（1975 年），頁 275-280.
 - * 戸田宏文，〈法華經の成立：梵文寫本の諸様相〉，《東洋學術研究》第 23 卷第 1 號，「特集：佛典成立の諸問題」（東京：東洋哲學研究所，1984 年），頁 141-181.
 - * 並川孝儀，〈ギルギット寫本斷簡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研究報告〉，《佛教大學人文學論集》第 16 號（1982 年），頁 12-20.
 - * 岩本裕，〈解題：『法華經』のサンスクリト語原典〉，《法華經（上）》，坂本幸男、岩本裕譯註（東京：岩波書店，1976 年），頁 407-438.
 - * 渡邊照宏，〈XI・法華經梵語諸本の比較研究序説〉，〈XII・法華經梵語諸本の系統について〉，〈XIII・法華經原典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渡邊照宏・佛教學論集》（*Shoko Watanabe: Philologica Buddhica*）（東京：筑摩書房，1982 年），頁 255-282, 285-302, 305-329.
 - * 堀内伸二，〈法華部〉，《大乘經典解說事典》，勝崎裕彥等編（東京：北辰堂，1997 年），頁 89-118.
 - * 湯山明，〈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佛教典籍の受容からみた鳩摩羅什の漢譯妙法蓮花經の特色〉，《第五回日中佛教學術會議發表論文集》，第五回日中佛教學術會議事務局編（京都：中外日報社，1993 年），頁 80-97.

Part III

45.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2813-3051

123 張葉片 / 一面有 8 行

【筆記】

大致包括《妙法蓮花經》第一至第六章、第十四至二十六章。

Shoko Watanabe 稱之為 Gilgit Manuscripts Group A. 其完本據估算，應該有 174 張左右的葉片。

總頁碼 3049-3051: Unidentified, 破損嚴重。

【校訂本】

- * Shoko Watanabe (ed.),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Manuscripts Found in Gilgit*, part I (photographical reproduction), Tokyo: The Reiyukai, 1972, pp. 1-59.
- * Shoko Watanabe (ed.),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Manuscripts Found in Gilgit*, part II (romanized text), Tokyo: The Reiyukai, 1975, pp. 3-178.

【翻譯】

- * Edward Conze, "The Lotus of the Good Law: Chapter I," *The Middle Way* 49/2 (1974): 61-66.(根據 Watanabe 1972 年的照相複製本，僅包含第一章。)

47.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3053-3118

總頁碼 3053-3118 / 個別頁碼 11, 14-23, 27-35, 114 / 33 張葉片 / 一面有 9 行

【筆記】

大致包括《妙法蓮花經》第一至第四章、第十一至十三章。

Shoko Watanabe 稱之為 Gilgit Manuscripts Group B, 和 serial no. 44 同屬於一個傳本，其完本據估算，應該有 120 張左右的葉片。

總頁碼 3117-3118 (個別頁碼 114) 一面有 11 行。

【校訂本】

- * Shoko Watanabe (ed.),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Manuscripts Found in Gilgit*, part I (photographical reproduction), Tokyo: The Reiyukai, 1972, pp. 60-83.
* Shoko Watanabe (ed.),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Manuscripts Found in Gilgit*, part II (romanized text), Tokyo: The Reiyukai, 1975, pp. 181-292.

x Unidentified folio 3119-3120

【校訂本】

- * Lokesh Chandra (ed.), "Introduction," *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ume 1, 1995. pp. 45-46.

48.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3121-3216

總頁碼 3121-3216 / 個別頁碼 35, 36, 116-120, 124 / 48 張葉片 / 一面有 11 行

【筆記】

大致包括《妙法蓮花經》第一章的最後一頁、第二至第三章、第十至十一章、第十三至十九章。

【校訂本】

- * 戶田宏文，〈*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Gilgit Manuscripts (Groups B and C)〉，《德島大學教養部紀要（人文・社會科學）》第 14 卷（1979 年），頁 249-300.

49.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3217-3220

2 張葉片 / 一面有 10 行

【筆記】

可能和 serial no. 44 為同一文本，因為葉片的行數相同，而且這兒的二張葉片的

內容並不見於 serial no. 44.

【校訂本】

- * 戸田宏文，〈*Saddharma-puṇḍarikā-sūtra*, Gilgit Manuscripts (Groups B and C)〉，
《德島大學教養部紀要（人文・社會科學）》第 14 期（1979 年），頁 300-303.

41. Tantra-sadbhāva-sāra 3221-3222

總頁碼 3221-3222 / 個別頁碼 1 / 1 張葉片

【校訂本】

- * Lokesh Chandra (ed.), "Introduction," *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ume 1, 1995.
pp. 51-52.

42. Unidentified folio 3223-3224

1 張葉片

43(1). Pranāma-stava 「禮敬讚」 3225-3226

總頁碼 3225-3226 / 個別頁碼 17 / 1 張葉片

43(2). Unidentified folios 3226-3228

總頁碼 3226-3228 / 個別頁碼 17b-18b / 2 張葉片

【筆記】

和 serial no. 43(1) 同樣為讚頌類文本。

53. Dārikā-gāthā 「童女偈」 3229-3236

4 張葉片

55. [Unidentified folios] 3237-3240

總頁碼 3237-3238 / 個別頁碼 11 / 1 張葉片

【筆記】

有關堅固念王 (King Dr̥dhanemi) 的記載。

參閱：《長阿含經・第 6 經・轉輪聖王修行經》(二十二卷／第六卷)，後秦・佛陀耶舍 (Buddhayaśas) 共竺佛念於 413 年譯 (T. 1, vol. 1, pp. 39a-42b)；
《長部經典》(*Dīghanikāya*) 第二十六經《轉輪聖王師子吼經》(*Cakkavatti-sih-*

anāda-suttanta)：《中阿含經·第70經·轉輪王經》(六十卷／第十五卷)，東晉·瞿曇僧伽提婆(Gautama Saṅghadeva)於397-398年譯(T. 26, vol. 1, pp. 520b-525a)。

總頁碼 3239-3240 / 個別頁碼 12 / 1 張葉片: Unidentified folio

59. Prasenajid-gāthā 3241-3252

總頁碼 3241-3252 / 個別頁碼 164-167, 143, 24x / 6 張葉片

【筆記】

Prasenajit:人名，譯為波斯匿、勝軍，中印度橋薩羅國(Kauśala)國王，約與釋迦摩尼佛同時。

參閱：Prasenajid-gāthā(總頁碼 1581-1585); Prasenajid-gautama-gāthā(總頁碼 1714-1723).

54. Mekhalā-dhāraṇī 3253-3256

2 張葉片

【校訂本】

* Chandrabhal Tripathi. "Gilgit-Blätter der Mekhalā-dhāraṇī"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Heft 7 (1981): 153-161.

【相關漢譯本】

* 《佛說寶帶陀羅尼經》(一卷)，宋·施護(Dānapāla)於1007年譯(T. 1377, vol. 21, pp. 898a-900c)

57. Bhaiṣajyaguru-sūtra 3257-3258

總頁碼 3257-3258 / 個別頁碼 2 / 1 張葉片

【筆記】

參閱：serial nos. 10(2), 31, 32, 34, 52, Bhaiṣajya-guru-vaidūrya-prabha-rāja-sūtra.

58. [Traidhātuki-Prāpti] 「得三界」 3259-3260

總頁碼 3259-3260 / 個別頁碼 56 / 1 張葉片

51. Fragments of manuscripts 3261-3301

總頁碼 3261: *Bhaiṣajyaguru-sūtra*

(松村恆, 〈藥師經の諸傳本(一)〉, 《佛教學》第 13 號(1982 年), 頁 77).

52. Fragments of manuscripts 3302-3325

總頁碼 3306: 屬於 serial no. 32, *Bhaiṣajyaguru-sūtra*

(Hisashi Matsumura, "Recent Studies of the Gilgit Manuscripts,"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2(December 1985): 150).

總頁碼 3314-3315 (4-line ms.): 屬於 serial no. 8, *Viśvantarāvadāna*

(Kabita Das Gupta, *Viśvantarāvadāna: Eine Buddhistische Legende*, Inaugural Dissertation,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1978, p. 6).

總頁碼 3318, 3323: 屬於 serial no. 37, *Samghāṭa-sūtra*.

【筆記】

參閱: serial nos. 36, 37, 38, 39, *Samghāṭa-sūtra*.

56. Fragments of manuscripts 3326-3351

13 張葉片

總頁碼 3346

【校訂本】

* Lokesh Chandra (ed.), "Introduction," *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ume 1, 1995. p. 53.

60. Fragments of manuscripts 3352-3359

總頁碼 3352 (個別頁碼 18), 3354 (56), 3356 (19), 3358 (163) / 4 張葉片

【筆記】

可能分別屬於三部不同的文本。

61. Fragments of manuscripts 3360-3366

總頁碼 3360 (個別頁碼 2), 3362 (3) / 4 張葉片

62. Fragments of manuscripts 3367-3368

【附錄二】

《馬頭觀世音菩薩明咒》

(Hayagrīvavidyā) 吉爾吉特

傳本逐行轉寫

2443

१४ चूल्हे-तेवेदुक्तिकामदेवान् शुद्धदेवा
सुक्षमात् अभ्यर्थितेवा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शः शुद्धात् दे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2444

कृष्णे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कृष्णे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हिरन्ये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०”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2445

१५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2446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2447

१६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2448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शुद्धात् एवेवात्

2449

ଦୁଇଦୁଇ-ମନ୍ତରକାରୀଙ୍କ ପ୍ରତିଶ୍ରୁତି-କାହାରେ,

শান্তিপুর

୧୭ ପୁଅକ୍ଷିତାଙ୍କରେ କୁ-କୁହିମେଟିଆ-ମୁଉନ୍‌ମୁଉନ୍
ଏଟାପିଲିନ-ଏରାମୁକ୍‌ମୁକ୍‌ମୁକ୍‌ମୁକ୍‌ମୁକ୍

ଦୁଇକୁ କୁଳକୁ କରୁଥିଲୁ ଏହା କୁଳକୁ କରୁଥିଲୁ
ଏହା ଅଧିକତମ୍ଭୁତୀୟ ଏହା କରୁଥିଲୁ ଏହା କରୁଥିଲୁ
ଏହା ଏହା ଏହା ଏହା ଏହା ଏହା ଏହା ଏହା ଏହା ଏହା

2450

ଯେତିବେଳେ କାହିଁ କାହିଁ କାହିଁ କାହିଁ କାହିଁ କାହିଁ କାହିଁ କାହିଁ

18. **କୁଳାଯତ୍କେ** ରହିଥିଲେ ଯାଏ ତିରୁଷଙ୍କ କହିଛୁ
କୁଳାଯତ୍କେ ରହିଥିଲେ ଯାଏ ତିରୁଷଙ୍କ କହିଛୁ
କୁଳାଯତ୍କେ ରହିଥିଲେ ଯାଏ ତିରୁଷଙ୍କ କହିଛୁ

2451

ପ୍ରକାଶକୁ ଦେଖିଲୁ ଏହା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ତୁ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2452

କେବେ ଯଦୁ ଯଥିଲୁ କାହାର କାହାର କାହାର କାହାର

19 अ ३ शुभं उवाचक्षत्वा यत्प्रियेन परमं कुम्हे।
 यदिक्षुकम् शुभं क्षयत्वा यत्प्रियेन कुम्हे यत्तिन
 लिद्धः उवाचक्षत्वा यत्प्रियेन लिद्धः यत्तिन

2453

त्वं हि उद्देश्यात् अप्युपेष्ठः कुरुविश्वामी
त्वं रक्षेण विश्वामी निरुपेष्ठ विश्वामी
निरुपेष्ठ विश्वामी विश्वामी विश्वामी
विश्वामी विश्वामी विश्वामी विश्वामी

2455

20 श्री कृष्णदेव
वहि अपेक्षा
माया तुम्हे व्यक्तिसंबोध करने का कारण है

2456

21 अत्राद्यौक्तिकेष्विरः उत्तुष्टि कामः अर्थश्च इत्युप
भूतिः प्रवृत्ति उल्लंखितम् न स्तुष्टिः अस्य
अनुभव गुणात् उत्तुष्टिः अस्य अनुभव गुणात् एव तदः
अर्थात् कृत्या उत्तुष्टिः अस्य अनुभव गुणात् उत्तुष्टिः एव

“ਕਾਨੂੰ ਕੇ ਹਥ ਤੋਂ ਤੁਹਾਡੀ ਦੁਲਾਖੀ... ਕਿਉਂ ਕਿ ਹੈ ਆਪਾ
ਗੁਠ ਜਿਕਰਿ... ਕਿਵੁਕਾ... ਅਕੈਂਕ... ਹੁਦਾਰੇ ਕਿ ਅਤ੍ਯੁ
ਦੁਲਾਖ ਹੈ ਕਿ... ਸਾਨੂੰ ਕੀ ਕਿ ਬਿਛੇ ਦੁਲਾਖ ਜਿਕਰਿ... ਕਿਉਂ
ਅਤ੍ਯੁਦੁਲਾਖ ਹੈ ਕਿ... ਚੁਕੈ ਹੈ ਕਿ ਅਤ੍ਯੁਦੁਲਾਖ ਜਿਕਰਿ... ਕਿਉਂ

2458

2459

उपर्युक्त ग्रन्थानुसूत्राः संविद्युक्तः ॥ एव वृद्धिकाला इति ॥
स अनुसूत्य शूद्रोऽयकरभिवह यक
शूद्रकिर्मसेत्यक" मक्षरक्षमाणा

2460

《馬頭觀世音菩薩明咒》 (*Hayagrīvavidyā*) 吉爾吉特傳本逐行轉寫

出自 Raghuvira 和 Lokesh Chandra 在 1995 年出版的《吉爾吉特佛教寫本》，第二冊，總頁碼 2444-2459，亦即個別頁碼 14, b 面，第 4 行到個別頁碼 22, a 面，第 2 行。

Hayagrīvavidyā / folio 14b/ line 4



na mo ra tna tra yā ya \ na mo ā ryā va lo ki te ś(va)

रायोऽस्मिन्देवं त्वायां रवाया नामः सर्वा यो त्वाया

rā ya bo dhi sa tvā ya ma hā sa tvā ya ma hā kā ru ni (kā ya)

line 2

प्राप्तायां नामः सर्वा यो त्वाया

na mah̄ sa rva sa

line 3

प्राप्तायां नामः सर्वा यो त्वाया

pra śa ma na ka

line 4

कायां नामः सर्वा यो त्वाया

ka rā ya \ na mah̄ sa rva vi dyā bhi ga tā ya \ na mah̄ sa rva vi dyā

Hayagrīvavidyā / folio 15b/ line 1



vi dhi ga ta mū rta ye (ma hā kā ru ni kā) yah na mo ma hā vi dyā

line 2



rā ja prā pta ye ma hā yo gi ne \ ta smai na ma skṛ tvā i

line 3



da mā ryā va lo ki te śva ra mu khodgī rnām vajra dhara ma hī yam

line 4



ha ya gri vam nā ma pa ra ma hr̄ da ya mā va rta yi (syā mi sa)

Hayagrīvavidyā / folio 16a/ line 1

साक्षा त्वं अस्मि अस्मि अस्मि अस्मि

rvaka rmārtha sādhakam\ a sa hyam sa rvabhuṭā nām ya ksā nām ca (vi nā)

line 2

साक्षा त्वं अस्मि अस्मि अस्मि अस्मि

sa kam\ a mo gham sarva karmām vi sā nām ca nā śa kam\ ta dya (thā)

line 3

त्वं अस्मि

o m ta ru la ta ru la\ vi ru la\ sa rva vi śa ghā

line 4

त्वं अस्मि अस्मि अस्मि अस्मि

ta ka \ jva li ta vi sphu lim gā tta hā sa \ ke sa rā to pa \ pra vr ddha

Hayagrīvavidyā / folio 16b/ line 1

ve ga vajra khura ni rghā ta ka\ ca li ta va su dhā ta la\ nih sva si ta ha

line 2

si ta mā ru to tksi

line 3

vi kṣobha ḥa ka ra\

line 4

tsā da na ka ra\ pa ra ma sā nti ka ra\ sa rva gra ha pra śa ma na (kara)

Hayagrīvavidyā / folio 17a/ line 1

ବୁଦ୍ଧ୍ୟାବୁଦ୍ଧ୍ୟା\ ଧାଵାଧାଵାଭାଗାଵା

buḍhyabudhya\ dhāvadhāvabhagavā ha ya gri va\ khā da khāda pa(ramam)

line 2

ରାକ୍ଷଣୀ

trām\ rakṣa rakṣa ma

line 3

ଶିଳ୍ପି

yā bhi hi tām mām

line 4

ଘୋରାପିଶାକା

gho ra pi śā ca\ sa rva gra he śva pra ti ha to pa ma\ vara vajra

sya sva sa ma

trām\ siddhim me di śā\ ā vi śā ā vi śā

Hayagrivavidyā / folio 17b/ line 1

ହ୍ୟାଗ୍ରିବିଦ୍ୟା

damṣṭra\ kīm ci rā pa ya si idam du ṣṭa gra hāṁ du ṣṭa satvam duṣṭa pi sā

line 2

ହ୍ୟାଗ୍ରିବିଦ୍ୟା

cam vā\ adhuna vidhu na\ kampa kampā \ matha matha \ pra ma tha pra

line 3

ହ୍ୟାଗ୍ରିବିଦ୍ୟା

tā jñām pā la ya\ buddhadharma samghānūjñā

line 4

ହ୍ୟାଗ୍ରିବିଦ୍ୟା

tam me karmāṇ śi ghrāṁ ku ru mā vi lam ba\ ha ya gri (vā)

Hayagrīvavidyā / folio 18a/ line 1

या फा त् वा ज्रा क्षु रा या फा त् वज्रा दम्श्राया फा त् \\ वज्रा (damstro)

line 2

त्का ता भा या भाई
phā t̄ \\ pa ra

line 3

माम्त्रा वि ना शा ना या फा त् \\ सर्वा ग्रा हो
mamtra vi nā śā nā ya phā t̄ \\ sarva gra ho

line 4

त्सा दा ना या फा त् \\ सर्वा वि शा घा ता का या फा त् \\ सर्वा

Hayagrīvavidyā / folio 18b/ line 1

(gra)he svapra ti ha tā ya pha t̄ \\ vadavā mu khā ya pha t̄ \\ sa rva

line 2

gra ha pi śā cā nme va śa mā na ya \\ yā vam to ma ma

line 3

(ye kecit)

line 4

na ni kr̄ nda ya pha t̄ \\ na mo na mah ā ryā va lo ki te śva rā (ya)

Hayagrīvavidyā / folio 19a/ line 1

bo dhi sa tvā ya ma hā sa tvā ya sidhyam tu ma ma

line 2

sya mam tra pa dā ha ya gri vo bha ga vām rā jñā (pa)

line 3

ya ti svā hā \\ a yam ha ya gri va vidyā rā jā pa thi ta

line 4

si ddhah u pa cā rah ā tma ra ksā jā pe na\ pa ra raksā pance

Hayagrīvavidyā / folio 19b/line 1

(ram)gi sū trām e ka vim̄ sa tī gramthayah kr̄ tvā bandhitavyam̄ yā va jī

line 2

vam̄ rakṣā kr̄ tā bhava

line 3

kr̄ tim̄ kr̄ tvā pi n̄da

line 4

cehinnā bhavanti\ sa rva sa tū stam bhanam̄ ma na sah̄ vyava hā re (sva)

सुरेशं रात्रे विद्या गृह्णते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kham̄ mukhe kṛtvā vidyā japtavyā u tta rā ya ti \ spr̄ stā ve śa (ne śu)

line 2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snātam̄ śu ci va stra prā vṛtam̄ śu co pra de śe su ma na mā na

line 3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baddhā ā ve śa ye śu kla ba li rya thā lam̄ bhena \\ candra gra

line 4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he sū rya gra he għrtam̄ tām̄ mra bhā ja ne kr tvā tā va ja pe dyā

va candra mukta bhavati \ tam ghrtam pi ve me dhā vi bhava ti e ke no

line 2

de sé na sílo ka sá ta mu dgr lhā ti \\ padmām ju he dhata ma

line 3

kṣa yam bhava ti \\ a tha sā dhi tu mi cche tca nda na ma yam lo

line 4

ke śva ra pra ti mā ka rta vyāh da kṣi ne nā rya va jra dharah vā (me)

अ य ग्रीवा विद्या राजा त्वं श्वरुता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nā ryā va lo ki te śva rah tri mū rti kā ryāḥ sa rvo pa ri vanda (vā)

line 2

अ य ग्रीवा विद्या राजा त्वं श्वरुता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mu khāḥ pa ra vi

line 3

अ य ग्रीवा विद्या राजा त्वं श्वरुता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ha ya gri vo vi dyā rā jā a śṭā sa ha sra ja pe t\ ta tāḥ

line 4

अ य ग्रीवा विद्या राजा त्वं श्वरुता विद्या विद्या विद्या

sa rva ka rmā ni ku ryā spr śṭā ve śā nam gu ggu lu dhū pe na\ sa

Hayagrīvavidyā / folio 21b/ line 1

(ta) ta ja pe na sa rva kā rya siddhi rbhava ti\ sa rvanda i nī dr̄sta mā

line 2

trā va śi bhavamti\ bha sma nā\ sa rsa pe na\ u da ke na sa pta

line 3

ja pte na ra kṣā ka rta vyā si mā bandhah kr̄ to bhava ti\ sa rva

line 4

mu drā mo kṣa ṇam u da ke na\ va sī ka ra ṇam pha la pu ṣpā (daiḥ)

Hayagrīvavidyā / folio 22a/line 1



a yam pa thi ta si ddhā a sā dhi ta e va sa rva ka rmā (ni ku)

Line 2



ru te //^等//